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凡●高传

The image features two white calla lilies in a black, rounded vase.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purple gradient. The lilies are positioned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frame, with one in full bloom and another slightly behind it.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elegant and minimalist.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 梵高传

X X X 编著

## 目 录

前言.....	002
第一章 伦敦.....	003
第二章 博里纳日.....	009
第三章 埃顿.....	020
第四章 海牙.....	024
第五章 纽恩南.....	039
第六章 巴黎.....	051
第七章 阿尔.....	073
第八章 圣雷米.....	103
第九章 奥维尔.....	111

## 前 言

荷兰布拉邦特省有一个小村镇松丹特，镇上有一个德高望众的牧师提奥多鲁斯·梵高，很受人尊敬。温森特·梵高是牧师的长子，1853年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作为牧师的父亲是希望他日后选择继承自己事业的，但是事与愿违，温森特·梵高选择了一条他自己热爱的生活之路，一条布满荆棘的艰辛之路，为家人所懊丧，为亲戚所失望，为世人所侧目……但是温森特·梵高始终矢志不渝，他是那样地热爱他自己选择的一切，他用自己整个的身心去拥抱他的事业和生活，并为之献出一切，包括生命。

1890年7月的一天，在一片肥沃的田野上，温森特·梵高结束了他自己悲惨的一生，时年37岁。

一生贫困潦倒的他在草率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19世纪末欧洲画坛上一颗最辉煌的巨星就此陨落了。

让我们的怀念从温森特·梵高这个不朽的艺术家短暂的一生留下的足迹开始……

## 第一章 伦 敦

21岁的温森特是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他有着强健的身体和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古比尔美术公司伦敦点的一名优秀职员。古比尔公司的一半属于他同名的叔叔温森特·梵高。在巴黎、柏林、布鲁塞尔、海牙和阿姆斯特丹都有古比尔公司的分公司。他叔叔没有亲生子女，身体也不好，将来的产业有一半将要分给温森特这个小伙子。他的另一位叔叔，享德利克·梵高，拥有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大画店；还有一位叔叔，科尼利厄斯·梵高，是荷兰最大商号的经理，梵高家族在欧洲可谓首屈一指的经营美术品的大家族。可以想见，有朝一日，温森特·梵高这个红头发的小伙子要掌管几乎全欧洲大陆的艺术。

但是，温森特爱上了房东家的女儿，这本来是件无可厚非的好事，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以致影响到温森特日后的生活方向。

房东的女儿乌苏拉·罗伊尔和她的母亲（一个普罗旺斯副牧师的遗孀）在后花园的一间小房子里，开办了一个只接收男孩的幼儿园。乌苏拉19岁，大大的眼睛，细嫩的鹅蛋脸，柔和的肤色，娇小苗条的身

材，深深迷住了情窦初开的温森特。乌苏拉对温森特很友善并且很热情，他们俩人相处的时候都很愉快。温森特感觉自己已经开始恋爱了。

温森特从少年时代就有点性格乖僻，不大合群。人们曾经认为他有些古怪和偏执。但是，乌苏拉彻底改变了他的性格，温森特慢慢变得随和，他在公司里和同事们打成一片，消磨了许多美好时光。因为乌苏拉，温森特在公司里干得相当出色，他平均每天要为古比尔美术公司出售50张画片，公司的老板奥巴斯先生非常欣赏他。温森特有个弟弟提奥，小他4岁，顶替了温森特原来在海牙古比尔公司的位置，他们之间关系非常亲密，经常通信往来，家中也常有信件寄来，这段时期的温森特是生活得相当充实和幸福的。

温森特开始考虑自己的终生大事了，他想和乌苏拉结婚，因为他是那样的爱乌苏拉，认为只有乌苏拉成为他的妻子他才会幸福。他找了个适当的机会向乌苏拉表白了自己的爱情，但是令温森特大吃一惊的是乌苏拉当即拒绝，申明自己是有未婚夫的，并且订婚已经一年了，突然的打击令温森特头脑一片空白，他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因为他一直认为乌苏拉也是像他那样爱着乌苏拉一样爱着自己，以至他手足失措，表白爱情的形式都过于唐突和粗鲁，乌苏拉开始远离他，冷落他，温森特几个星期都是夜不成寐，茶饭不

思，神经质代替了昔日的迟钝，他在画廊的销售额也大幅度下降，一脸的痛苦郁悒，在公司对人们的态度也变得不友好。那个被乌苏拉的爱所唤醒的世界又迅速入睡了，他又变成了松丹特那个为他的双亲所熟悉的性格乖僻、郁郁寡欢的少年。

七月来临，他的假期也到了，他并不愿意离开伦敦去度这两周的假，他仍期望得到乌苏拉的爱情。但是，七月份乌苏拉的未婚夫要来伦敦和她同度假期，乌苏拉的母亲罗伊尔太太开始不友好地对温森特说希望他另觅佳处，她们已经不欢迎他了，不再愿意继续租房给他住。

温森特还是回到了老家度假。他母亲安娜·利尼莉亚·卡本特斯觉察出她的儿子有些不对头，对温森特不胜怜爱。温森特的母亲是海牙人，她父亲是海牙有名的“皇家装订工”。威廉·卡本特斯的生意兴隆，尤其是在他被选去装订荷兰的第一部宪法之后，就更成了全国的知名人士了。他的女儿们都不错，其中一个嫁了温森特·梵高叔叔，第三个则成了阿姆斯特丹有名的斯特里克牧师的妻子。

温森特的母亲和父亲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他们感觉到温森特失恋了，他们为儿子焦虑，因为温森特消瘦了，举止也变得神经质。他们作为父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上一个可爱的荷兰姑娘，因为他们觉得那个

乌苏拉姑娘和温森特不般配，所以给温森特提建议让他搬家离开乌苏拉家。

松丹特附近荒原上有松树林和一丛丛的橡树。温森特终日独自在田野中徘徊，凝视着点缀在荒原上的无数水塘。对他来说，唯一的消遣就是绘画。他为自家的园子，为从家里窗户看到的星期六下午的集市景象，为家里的房子画了不少写生。绘画可以使他暂时把占据在心头的乌苏拉摆脱开。

两周以后，温森特回到伦敦，他另外在肯辛顿新路租了一套房间，房东是个老妇人，很早就休息，所以房子里总是寂静无声，温森特总是把自己锁在房里，独自一人在那里忍受痛苦的煎熬。痛苦使温林特变得敏感，他在画廊里开始对周围一切廉价的、哗众取宠的东西变得无法忍耐。当顾客征询他对某幅画的看法时，他会毫不迟疑地说出那画是如何如何糟糕，顾客肯定也就不会购买了。温森特觉得，只有表现出艺术家痛苦的作品才算得上是真实、深刻的。

十月间，有一位贵妇来到古比尔公司，想买许多画去布置房间，温森特想把一些著名画家的作品的照片卖给她，例如伦勃朗的版画、透纳的威尼斯水彩风景画的一幅出色的复制品、塞·马里斯的一些石版画以及柯罗与杜比尼重要作品的照片等等，但是这位贵妇浅薄无知并且固执己见，令温森特忍无可忍，最终

和她大吵一通，于是这笔大买卖没有做成，公司老板奥巴斯先生很是恼火，决定写信给温森特的叔叔，让他把温森特调到别的分公司去。

温森特最终不辞而别。他叔叔决定让他到巴黎夏普塔尔街的中心陈列馆，但温森特居然不想继续从事美术商业的工作，令他叔叔伤透心，最终还是作保给温森特这个与他同名的侄儿在多德雷赫特的布鲁热与布拉姆书店谋到个店员差事。这便是这两位温森特·梵高最后一次打交道。

他在多德雷赫特呆了将近四个月，他的心不在那里，有时他偶尔回一趟松丹特的家。双亲知道儿子正在度过一个艰难时期。夏季过后，他们全家迁往小镇埃顿，距离松丹特只有几公里远。他父亲被任命为该地牧师。他的另两位叔叔希望他到阿姆斯特丹去接收最好的教育，但温森特一直摆脱不了心中的乌苏拉。他设法托人买到一些英国报纸，在招聘广告中，他找到了一个在拉姆斯盖特当教师的工作。那个港口城市离伦敦很近，只有四个半小时的火车行程。

拉姆斯盖特是个偏僻荒凉的地方，正中温森特下怀。他已经把痛苦当作亲密的伙伴。在这个偏僻的学校里，校长只提供膳宿，但是却不付给一分钱工资，有时温森特想乌苏拉的时候就只得徒步出发去伦敦，有时要走一天。好不容易看到乌苏拉家的房子，却又

不敢进去，最后又精疲力竭地往回走。几乎每个周末，他都力争徒步到伦敦一趟，他没有买饭和住店的钱，随着冬季的来临，他忍受着严寒的折磨。他经常浑身颤抖、饥肠辘辘、疲惫不堪，许久都不能恢复。

过了几个月，他在琼斯先生的卫理公会学校找到一个好一些的工作。学校在伊斯莱沃思，琼斯先生是位大教区的牧师。他雇用温森特做教师，然而不久就把他调去当乡村副牧师了。后来好心的琼斯先生决定给温森特一个机会，他在特恩海姆格林教堂那个重要地方让温森特宣讲，因为那里教徒众多，又爱挑剔，如果温森特能在那里宣讲成功，他就具有到任何一个讲坛上布道的资格了。

温森特没有让琼斯先生失望，他热情洋溢地讲述着。他的年轻、他的激情、他那蕴含在笨拙举止中的力量、他那饱满的天庭和那双聪明的眼睛，给教徒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他成功了，他要让乌苏拉同自己分享这份快乐，他又赶到伦敦，来到乌苏拉家，他兴奋不已。

但是，乌苏拉家热闹非凡——乌苏拉和她未婚夫正在举行婚礼！

温森特觉得内心深处有一样东西破碎了，不留痕迹……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伊斯莱沃思，收拾行装，永远地离开了英国。

## 第二章 博里纳日

温森特来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他的叔叔约翰尼斯·梵高中将是荷兰海军的最高首脑，温森特到阿姆斯特丹后就住在他叔叔的官邸里。他姨父斯特里克是阿姆斯特丹著名的牧师，为温森特聘请精通古典语言的学者曼德斯·德科斯塔做他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

温森特在斯特里克姨父家见到了威廉明娜姨妈和表姐凯，凯是个很美丽迷人的少妇，26岁比温森特大两岁，温森特一见到她就爱上了她，但是凯有个很体贴的丈夫沃斯和一个可爱的儿子简。温森特对凯一家的快乐和睦感到很不是滋味，他开始意识到他自己是那样的渴望爱情。

温森特开始刻苦的学习。温森特每天在曼德斯先生那里学习7个小时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还要学荷兰史和荷兰文法，然后和曼德斯先生讨论一些问题。到阿姆斯特丹不知不觉已有6个月了，他每天都要用功20个小时，他想尽快学会拉丁文和希腊文、代数及语法，然后进入大学，成为一名牧师。

但是，一年过后，温森特已经开始不适应这种正规教育，他对自己渐渐失去信心。问题不只在于学习

困难，而是他内心的斗争，他认为他自己不适合去做那种在大学培养出来的学者式的牧师。曼德斯先生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之间探讨过许多次，曼德斯也认为温森特可以继续做出选择。

温森特知道，一年来约翰叔叔和斯特里克姨夫为自己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要是自己放弃了学业，他们肯定会认为他们替他所做的一切全都白费了。但是他真诚地努力了，最终还是不适应。于是他打点行装，又没有告辞就离开了约翰叔叔家。

温森特来到布鲁塞尔的福音传道学校学习，这个学校是免收学费的，是由范登布林克、德容和皮特森牧师组织的比利时福音传道委员会组建的一个新学校。学校里只有三个学生，博克玛先生负责他们的学习，这位先生希望把他们训练成出色的演说家，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准备好一篇次日在课堂上宣讲的演说词。温森特写得很慢，因为他想说一些深有体会的问题，但是每次宣讲的时候，却讲得磕磕巴巴。博克玛对他很不满意，特别是当温森特拒绝进行即席演讲时，他们之间的冲突就公开化了。

11月，他应召来到教堂参见委员会以便取得对他的任命。但是另外两个小伙子都被委派了工作，而他则被认为拒绝服众学校当局，没有学会即席演讲而不能接受任命。

皮特森牧师给温森特父亲写信说明了情况，他决定让温森特到博里纳日去工作。博里纳日是个煤矿区，非常艰苦贫困，在比利时的南部。温森特的父亲同意负担他在博里纳的生活费用，直到皮特森帮温森特弄到固定的职位为止。皮特森认为博里纳日地区的贫苦百姓需要像温森特这样有热情的人去向他们布道。同时皮特森牧师将努力给温森特谋一个职位。

温森特坐火车来到博里纳日，铁路两边全是矸石堆成的黑山。他在瓦姆镇下了车，走过肮脏的瓦姆镇，就到了小瓦姆村，一片荒凉凄惨。小瓦姆村是个矿工村，全村仅有的一所砖房座落在山顶上，是面包师约翰·巴普蒂斯特·丹尼斯的家，也是愿意为温森特提供食宿的地方。丹尼斯太太热情地接待了温森特，外面大雪纷飞，屋内暖和得很。

丹尼斯太太告诉温森特，要介绍一位朋友给他——雅克·维尼，马卡塞矿井的一名临工。马卡塞是比利时煤矿所属七个矿中的一个，是博里纳日最老、最危险的矿井。有许多人被这个矿井的毒瓦斯、爆炸或坍塌的旧坑道夺去了生命。雅克·维尼为人正派诚实，是矿工们唯一可信赖的人，可惜他患了肺病，活不了多久。肺病是每个下过矿井的人都要得的病。

温森特和雅克认识以后，雅克又介绍他认识矿工亨利·德克鲁克。

亨利住在矿工们群居的峡谷中，都是极简陋的木板房，为了挡风，木板的缝隙间塞着粗麻布条，几乎没有家俱，大人、小孩全拥挤在可怜的一点空间。亨利几次都是在矿井中死里逃生，身上全是伤疤，他因为性格刚直总是被分配在最差的矿层。矿工们日子连奴隶都不如，早上三点就下井，井下又黑又热，他们不得不光着身子干活，并且只能跪着干，因为直不起腰。空气里充满煤尘和毒瓦斯，没法呼吸。而且小孩不分男女从八九岁就开始下井，不满20岁就发烧，害上肺病，一般只能活到40岁，然后便死于肺结核病。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一间小棚屋和仅够糊口的一点食物，几乎天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病了就被撵出来，没有一分钱，死了就像条狗似地埋掉，留下老婆孩子靠邻居街坊接济。从8岁到40岁，要在不见天日的地底下熬32年。

温森特到小瓦姆村没有几天，就在丹尼斯面包房后面的一间简陋的小棚屋中举行了第一次宗教会议。村子里生病的人很多，他经常给他们带去一点牛奶或面包以及衣物之类，整个小瓦姆村的人渐渐喜欢上了温森特。

后来，温森特又在马卡塞附近发现了一座弃置不用的马厩，那里足可以坐100个人。小瓦姆村的矿工们把里面挤得满满当当，听温森特给他们布道。就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元旦节时温森特盼来了皮特森牧师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福音传道委员会得知他工作出色，决定授予他一项临时任命，期限半年，如果在六月底之前一切进展顺利的话，他的职务将成为永久性的。而且试用期间月薪为50法郎。温森特欣喜若狂，他找到了自己一生中所要从事的工作，这正是他一直盼望的，并且他再也不用依靠任何人来养活自己了。

温森特现在已是受委任的福音传教士，他又找了一个大房子，作为他举行集会的永久场所。有时下午他就召集一些还不够年龄下矿井的小孩，教他们念书，给他们讲一些最简单的圣经故事。房子里面很冷，他就随一些矿工的妻子和小孩到矸石山上去捡煤，回来生火，然后布道。他脸上和手上的皱纹里经常沾满了黑煤灰，感觉和矿工们没有两样，矿工们对他也就有了一种亲切感。

温森特找了个机会和监工雅克一起下过马卡塞矿井，到最下面一层，700米深处见到矿工德克鲁克，他见到了最艰苦最原始最危险的矿工挖煤的一幕，里面的空气像火一样烫，令人窒息，闷热和粉尘让温森特感觉自己到了地狱。采煤工穿着又脏又黑的粗麻布衣裳干活，他们双膝跪在地上，后背抵着岩顶，朝能采到煤的那个角落挥动手中的镐，一点一点地刨出煤

来，他们就像受伤的动物一样，气喘吁吁地伸出又厚又干的舌头。温森特觉得自己一分钟都忍受不住里面的酷热和粉尘，而工人们还不得不干这样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不能停下来休息，更不能出来透口气，因为凑不够规定的煤车数，就拿不到干一天活所应得的50分币。雅克还检查了关系到矿工生死的木支柱，发现有些已经松动，会引起塌方，并且瓦斯气味也越来越浓，很容易引起瓦斯爆炸，他大声嚷嚷让工人们停工，以便加固支柱和抽瓦斯，但是工人们不干，他们气愤地说如果停工就没有工钱，让石头砸死和瓦斯烧死与饿死没有两样，雅克无话可说了。温森特终于受不了上了地面，他满脸漆黑，头脑昏昏沉沉，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场恶梦。事实上，德克鲁克他们以及那些八九的小男孩、小女孩们每天都要在这地狱般的矿井里干13个小时的苦力，而温森特只不过下去几个小时而已。

他上山回到丹尼斯家里，烘烤面包的厨房又暖和又舒适。他吃罢美味的午餐，又洗了个热水澡，上楼来到自己房间，看到自己宽大舒适整洁的床以及墙上挂着的世界各国伟大艺术大师的作品画片，确实赏心悦目。他又打开衣柜清点着一排排的衬衣、内衣、袜子和背心。他走近大衣柜，看到自己的几双鞋，以及挂在里面的暖和大衣和成套的礼服。忽然想到德克鲁

克家挨冻受饿的孩子以及那破棚子里凄惨的摆设，他开始省悟到自己其实是个骗子和懦夫。他向矿工们宣扬贫困的好处，自己却过着不愁吃穿的安逸生活。他不是个伪善者吗？他的宗教有什么用？他决定不再住在丹尼斯家里了，他要和矿工们住一样的棚子、吃一样的食物、睡一样的床。他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样他认为他自己才有资格给他们宣讲圣经。

他很快就租了一间破棚子。不顾丹尼斯太太的阻拦固执地搬了家。

二月是一年之中这个地方天气最恶劣的月份。肆无忌惮的狂风席卷峡谷和山岗。矿工们从热得难以想象的地下出来，一下子暴露在冰天雪地里，顶着刺骨的寒风挣扎着回家，不久，每天都有人死于肺结核和肺炎，温森特都不知他已主持了多少葬礼。他已经不再继续教那些脸色发青的孩子们读书了，而是成天到马卡塞的山上去尽量多拣点儿煤，分送到那些境况最凄惨的小屋里去。他开始把自己的衣服送给那些最需要它们的老人、小孩和孕妇。随着情况越来越糟糕，他开始做些实际工作，为矿工治病、洗衣、按摩、煮热饮料和熬药。最后，他竟把圣经留在家里了，因为他总抽不出时间去翻它。

到了三月份，热病开始蔓延。温森特自己忍着饥饿，把薪金中的大部分用来为病人买食物和药品，由

于缺少食物，他越来越瘦，他那好激动和神经质的毛病也更严重了。寒冷和饥饿折磨着他，他仍发着烧四处巡视，他眼睛深陷，像两个喷烈焰的洞穴，两颊也凹陷下去，只有那个梵高家族特具的大下巴顽强地前伸着。

矿井中最令人担惊受怕的事情偏偏在这时候发生了，因为瓦斯，矿工们都被封堵在矿井中。小瓦姆村感觉到了末日，到处是女人们歇斯底里的嚎啕声，雅克也死在下面。抢救人员无能为力，公司则要求矿工们继续采煤，停止抢救，矿工们忍无可忍，罢工了。

而罢工就意味着小瓦姆村一贫如洗，饥饿笼罩着全村，温森特的薪金一到，他就到瓦姆全部用来买食物，分发给矿工们。后来他自己也除了咖啡没有任何食物了，他虚弱得站不起身，脸上肮脏的红胡子缠结成团，粗糙的麻袋布裹在他身上，代替了原来的衣服，床也早送了人，就用干草铺了一块地方代替。

他在墙角的干草上躺着，为葬身矿下的57名死者，举行安魂仪式，全村的人都挤到他的小屋里……然而这一切恰恰又被德容牧师和范登布林克牧师知道了，他们大为震惊，以为温森特疯了，认为他是在胡作非为举行野蛮的祭礼，与一位基督教牧师身份极不相称，是存心让他们教会丢脸。他们当即解除了对温森特的任命，自然薪水也随之停发。

工人们最终不得不上工去了。温森特父亲从福音传道委员会那里得到音讯后，就给他寄来信并附寄了钱，要他回埃顿，温森特没有按父亲的意愿办。他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工作、没有金钱、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力量、没有思想、没有热情和理想了，而最糟糕的是失去了赖以维系生命的支点。他26岁的年纪，多次的失败已使他没有勇气再开始新的生活了。

矿工们对他是理解的，博里纳日的的生活一如往常继续着。这期间，家里又来信告诉他，凯·沃斯的丈夫猝然亡故。温森特处在情感耗尽、一蹶不振的状态下，对此事也毫无反应。

在父亲寄来的钱用完后不久，他收到了弟弟提奥从巴黎寄来的信，信上恳求他不要在博里纳日浪费时间，而要利用信中寄去的钱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另谋生路。温森特觉得自己留在博里纳日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他无处可去。

夏去秋来。温森特仍然不敢正视自己的生活，他曾有一段时间埋头书籍，他想在书中寻觅到可以重新指引他生活下去的目标。家中来信说像他这样生活是对一切高尚的社会传统的冒犯，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再找个工作来养活自己，他何尝又不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他知道，他已经到了一生的最低点。日子就

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转眼就到了冬天，他总是在父亲和弟弟提奥的交替供应下维持半饱的生活。

他开始画画，因为他突然省悟到自己在怀念那艺术的世界了。曾几何时，他是多么熟悉伦勃朗、米莱、朱尔·迪普雷和德拉克罗瓦！他想起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美术馆里曾经看到过的每一幅美丽的油画，渐渐地又恢复了活力。他开始省吃俭用去买一些铅笔和白纸，找一块薄木板，就出发去马卡塞。他画得仓促而潦草，解剖知识一点都没有，透视不对头，比例也不准，他意识到自己还未入门，决心从临摹开始，而且要临摹大师的作品，所以他又主动写信的弟弟提奥，让他寄一些素描来。提奥给他寄来了他需要的作品，还有一些大张的素描纸，供他临摹用。温森特起早贪黑的画，有时也给小瓦姆村的矿工们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写生或者到马卡塞矿井门口作画，画完后就复制一幅，把它夹在信里寄给提奥。他很投入地画画，有时经常弄得身无分文，不得不靠别人借给他一点点面包维持生命。他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持续高烧。就在他卧病不起的时候，他弟弟提奥赶到了博里纳日，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弟弟提奥这几年大有长进，虽然才23岁，但他已是巴黎的一名出色的画商，经济上也很富裕，仪表堂堂，风度不凡，在巴黎还有一套不错的公寓，房

间布置得很是华贵。当他见到温森特这幅凄惨贫困不堪的样子时，手足之情令他落泪了。他赶紧去弄了些吃的，又给温森特买来一些床单衣物及其它生活必需品之类，把温森特的肚子填饱，又给他洗了澡，刮了脸，然后让他美美地睡了一觉，这样温森特的精神状况才好了许多。

温森特抽着提奥从巴黎带来的上等烟丝，想起了在布拉邦特度过的童年时代，他和提奥一起在莱斯维克的老磨坊，那是值得留恋的日子。

他们开始讨论日后的生活，提奥明确提出来要支持他，只要温森特选定一个目标，提奥将为他提供经费，每月给他寄来生活费，直到他成功。

温森特毫不迟疑地说：“我准备做个艺术家！”

他没有想到，他将为此而付出一生。

他更没有想到，欧洲源远流长的艺术史上将会写下怎样灿烂的一页……

### 第三章 埃 顿

提奥回了巴黎，温森特草草打点行装，乘火车回到了故乡埃顿。

家人尽量回避谈及他穷愁潦倒的境况，只是用食物和亲情使他在身体和精神上得到恢复。温森特每天都在田野的荒地上徘徊或在自家房舍附近漫步，他渐渐感觉到自己又恢复了活力，他开始着手工作了。

父亲发现他每天在家临摹素描，很疑惑：“干这一行有前途吗，温森特？”父亲问：“你是不是有可能做到自食其力呢？”

温森特马上回答父亲说提奥打算支持他，直到他能自立为止，并且告诉父亲：“这是最后的选择，父亲。我再也不会改变主意了。”父亲感到很宽慰。

温森特于是每天带上绘画用品和画架，到乡间去写生。埃顿是个相当闭塞的小镇，这里的人都斜眼看着这么大个人成天拿着铅笔和画纸在旷野里消磨时光，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特别是温森特古怪的服装、举止、红胡须、以往的经历，在他们眼中简直与疯子没有两样。

晚上，温森特就在家中画他的家人，如父亲、母

亲、小弟科尔以及三个妹妹。他总是画得相当吃力，一个动作又擦又改许多遍还是看着别扭。他父亲又开始担心儿子是不是那块料。

提奥给他寄来了纸，解剖图片、画笔、颜料和他尽力省下来的法郎，还专门写信鼓励他努力工作，不要做那种平庸的艺术家。

日子过得忙碌而愉快，转眼就到夏天。他最乐意画那些田野中的风景和农夫。有时画掘地的人，一下子画五遍；有时画播种者，也是两遍不够又画两遍；后来又画羊倌倚着他的牧羊棍或一个正在削土豆的妇女……他母亲很奇怪他为什么总是画那些穷困的农夫。

夏天又过去了。温森特觉得自己应该出去开开眼界，于是他写信征求提奥的意见，提奥寄来了火车票钱。温森特开始联系他家在海牙的亲戚特斯提格和毛威，告诉他们自己准备移居海牙，然后就出发到这个国家的首都去了。

赫尔曼·特斯提格先生是海牙美术学校的创始人，也是荷兰最著名的画商，他继温森特·梵高叔叔之后担任了古比尔公司的经理。他很爱荷兰的那些年轻的画家，并且大量收购他们的作品，高价售出，他想为荷兰培养出第一流的大画家。

温森特来到古比尔公司找特斯提格。装点十分华丽的古比尔公司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富有但不失文雅。

而温森特当初是很有可能成为这里的主人的。

他把他的作品给特斯提格看，先是博里纳日那些下班归来的衣衫褴褛的矿工、俯身在矸石堆上捡煤的矿工妻子，然后是布拉邦特耕耘播种的劳动者的素描。他极想知道，这些画着底层穷苦人民的朴素的画在这高贵的艺术殿堂里是否卖得出去。

而特斯提格可怕的沉默无形中告诉他——他的作品是拙劣的。

他决定去找他的表哥安东·毛威。毛威是海牙有名的大画家，在美丽清洁的海牙有一幢不错的房子。

毛威提议他开始用颜色作画，并且在温森特的一再要求下勉强同意当他的老师，当然也有前提，那就是不能影响他本人作画，因为毛威觉得自己太忙了。

温森特兴高采烈的踏上归途，返回埃顿。

他一到家，看见表姐凯·沃斯在那儿。

原来凯的丈夫亡故了，对她打击很是沉重，于是携儿子简来到布拉邦特的埃顿。温森特内心非常高兴，因为他一直偷偷爱着凯。他不仅爱她的美貌，而且爱她整个的人和她的风度举止，她举手投足间表现出来的良好教养。在温森特失去乌苏拉以后漫长的七年里，他是何等的孤单寂寞。他这一辈子还不曾听到过女人对他讲一句表示爱恋的话语，也没有女人用含情脉脉的目光看过他一眼。他想得到凯的爱，28岁的他渴

望爱情。

他每天邀凯和她的儿子简外出画画写生，他以非凡的毅力遏制着自己的感情，因为凯从不给他一点儿机会。

他终于按捺不住了，他的热情冲破了人为的堤坝。那天，他们一如往常一样出去，温森特画了整整一个上午那个挖地的人，然后休息，吃午饭，简在草地上睡着了。温森特突然发狂地把凯搂到怀里，粗鲁而热情的话语如汹涌的海水从他口中奔泻出来……凯先是恐惧，继而反感，最后是逃跑。“不，永远办不到！”她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不可能的！”

……

家中的人都认为温森特疯了，非常气愤和伤心。凯次日一早便带儿子回阿姆斯特丹的家去了。

温森特开始苦苦地给凯写信，但是斯特里克姨父明确地表示说温森特前途没有保障，没有钱，和凯之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温森特决定去找凯，但他确实没有钱，只好求助弟弟提奥，提奥寄了二十法郎作为他到阿姆斯特丹的路费。他赶到了凯的家，并且闯了进去，斯特里克牧师将他痛骂一顿。他执意要见凯，但凯却躲起来了。

温森特第一次感到一种巨大的、无言的悲哀。

## 第四章 海牙

温森特在海牙的厄伊莱博曼附近的申克继格大街138号租了一大间画室，每月租金14法郎，房子前面就是繁忙的莱恩车站。

他找到毛威，毛威开始对他讲授一些基本技术，让他着手画水彩和油画，有时还有人体写生。在这里他认识许多新画室朋友。德·鲍克就是其中一个，德·鲍克有固定的收入，在英国受过教育，十分讲究穿着，处世也很随和，这恰恰和温森特相反。他曾经邀温森特到他的画室参观，他的画室在威莱姆斯帕克——海牙的豪华地区，布置得富丽堂皇，使温森特自惭形秽。德·鲍克还得意地把自己的作品给温森特看，温森特直言不讳地说他的作品缺少激情，他们因此而争执过一段时期。

温森特后来每天都请模特儿，对他来说是一笔大的开支，有时他口袋里只剩下一个法郎仍要画，但他从不开口对毛威谈他经济上的问题，他不想给毛威添麻烦。毛威有时用好长时间教他如何涂水彩，如何把错误地颜色洗掉，温森特总是搞得一塌糊涂。毛威安慰他不要心急，鼓励他就这样进步下去，一定会有收

获，并且预言特斯提格不久就要买他的画。

很快温森特就囊空如洗了，提奥的100法郎还不见寄来，他给提奥写信求他继续寄生活费。

三天来他虽然没吃一口东西，但继续上午在毛威那里画水彩，下午在施粥所和三等车候车室写生，晚上或去“布尔克利”（一些画家经常集体作画写生的地方）或去毛威画室作画。他恐怕毛威觉察到他处境从而对他失去信心。温森特明白，尽管毛威开始喜欢他了，但如果他的困难开始干扰毛威作画的话，他的表哥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抛开的。所以，当毛威的妻子杰特邀他共进晚餐时，他谢绝了。

胃部的隐隐地作痛令他回忆起在博里纳日的日子。难道他得终生挨饿吗？难道他永远也得不到片刻的舒适和安宁吗？

温森特因为发烧，连铅笔都握不住，他躺倒在床上。次日，他拖着病弱的身子找特斯提格借钱，可惜他到巴黎去了。因为他曾答应帮助照顾温森特，所以公司里的人借给温森特25法郎。

“一顿饭就会把一切都治好。”他常对自己说。食物虽然解除了他胃中的痛苦，却消除不了他身上那触摸不到的孤独的痛苦。他买了些廉价的烟草吸起烟斗，跑到莱恩车站前他见过的一个小酒店。这是工人们常来的地方，温森特在这里慢慢地呷饮酸葡萄酒，

想麻醉一下自己长期压抑的思想。

就这样，在这简陋的酒店里，温森特认识了克里斯汀——一个同样苦命的女人。

克里斯汀是个洗衣工，有五个孩子，现在又怀上一个，并且还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她住在她母亲家里，她母亲当年也和她一样为了生计不得不出卖身体，并且生下了克里斯汀和她兄弟，她兄弟明说了他是个拉皮条的。克里斯汀已经32岁了比温森特还要大2岁，现在正在为进医院和孩子没有钱而发愁……他们像老朋友似地随便聊天，互相讲述着自己的身世，使温森特感觉不再那么孤独和痛苦了。

这个月过了数日提奥才把100法郎寄来，温森特马上出去请了个在花园挖地的老妇人作模特，他用水彩写生。有一段时间他的画生硬干涩，现在变得润泽流畅了。他感谢克里斯汀给予他的一切。生活中得不到爱情确实给他带来了无尽无休的痛苦，然而却无损于他；而情欲的不足却能使他艺术的源泉枯竭，以至扼杀他的生命。

特斯提格先生到过温森特的画室，看到温森特有了一间像样的画室，而且工作很努力，他感到由衷的喜悦。他愿意看到年轻的艺术们取得成功，这样对他来说也是有益的。但是特斯提格是个善良而高尚的人，崇尚传统，有他的一套上流社会的准则，如果有

些画违背了这个准则，他一定会拒之门外的。

特斯提格告别前一再叮嘱温森特要努力，希望看到温森特的进步，并且说很想购买温森特一段时期后有显著提高的作品。

德·鲍克有时也带一个非常漂亮的职业女模特过来画裸体，但温森特却想要画些老年男人和女人的人体，画些有特色的人体，这一点又和德·鲍克谈不来。

每天，温森特一早就出去找当天要画的模特儿。诸如铁匠的儿子、格斯特精神病院的老妪、泥炭市场上的一个男人、犹太区的祖母和孙子两人……雇模特花去他很多钱，他不得不勒紧裤带。

毛威继续耐心地教他。每天晚上温森特都要到毛威那间繁忙而温暖的画室作画。有时他垂头丧气，因为他画的水彩太厚、不干净而且呆板。毛威就不断开导他，让他不要丧失信心。在一个偶然机会里，毛威介绍温森特认识了韦森布鲁赫——由于他对别人的作品毫不留情的批评而素有“无情之剑”称号的一名画家。韦森布鲁赫与他一接触就格格不入，韦森布鲁赫喜欢挖苦别人，而温森特却不买他的帐。而这个时候毛威因为创作很投入，体力越来越不支，脾气反倒更大了，温森特觉得毛威变了。

克里斯汀来找过温森特几次。温森特觉得和她相处比和毛威他们相处更自在、更无拘无束。他们之间

的谈话既不矫揉造作也不争强好胜。温森特说话她只管听，她不自负，所以也不想去表现什么，他们俩谁都很愉快。温森特觉得克里斯汀的生活中的辛酸血泪和自己差不多，没有阶级界限，不分贵贱高低，都是苦命人。

温森特决定请她做自己的人体模特，克里斯汀很爽快地答应了。

温森特曾经写信告诉他的叔叔他在海牙定居下来了，并且邀请他叔叔来看看。他叔叔科尼利厄斯·马里纳斯·梵高素享盛名，既有成就又有钱，他常来海牙给他的画店——阿姆斯特丹最大的一家画店——买画和其他物品。

有一天，科尼利厄斯·马里纳斯不期而至。“这么说，你打算做个艺术家啦，温森特？”他说：“梵高家也到了该出个自己的艺术家的时候啦！海因、温森特和我30年来一直在买外人的油画。现在我们将能留下点儿钱在自己的家里啦！”

温森特笑了：“我一起步就有三个叔叔和一个兄弟在经营绘画的买卖了。”

科尼利厄斯看中了温森特一些小画，那是温森特有一天半夜12点徘徊在布雷特纳一带画的。科尼利厄斯订购12幅这样的画，并且还想请温森特画12幅阿姆斯特丹的风景。

这令温森特有了一种成功的喜悦。

特斯提格又来了几次，每次来说的话都一样：“你是有一点进步，不过画得还不行，我仍然不能拿它们去出售，你还需要努力！努力！……”

韦森布鲁赫也来到温森特画室，这次令他大吃一惊。韦森布鲁赫看了他的画后竟没有大加讽刺，而是评价说温森特的作品很有力度，是他性格的反映。

但是特斯提格对他失去了信心，毛威对他也逐日冷落，只有克里斯汀来的时候，温森特才快乐起来。克里斯汀很努力地做他的模特儿，并且帮他做饭和缝补衣裳，克里斯汀变得从未有过的温柔和克制，原先满口的脏话也消失了。温森特画她已到对她身体的线条了如指掌时，决定画一幅像样的习作了。他让克里斯汀裸体坐在火炉旁的一小段圆木上，他把那段圆木画成一棵树墩，又装点了些草木，看起来像室外一样。画面上克里斯汀那骨节粗大的手放在膝盖上；脸埋在瘦得皮包骨的臂弯中；不长的稀疏的头发披在背后；松弛干瘪的乳房下垂到精瘦的腿上；踩在地上扁平的双脚显得很单薄。他给这幅画题名为《哀伤》。这是一幅生命力已被榨干的妇女的生动写照。在画的下面他题上了米什莱的一句话：世界上为什么还存在着孤立无援、被人遗弃的女人？

这幅习作耗去了他一周的时间，也用完了他的生

活费。他不得不停止画模特儿。

温森特又是几天靠水充饥。他的宿敌——热病又来了。他双膝发软，只得躺在床上，等提奥的钱寄来。后来熬不住了，他决定去借钱，穿上他那打着补丁的肮脏的裤子；泥污的皮靴后跟都磨掉了；外衣是提奥以前的，旧领带怎样也系不正，歪在一边；头上还戴着收集的怪里怪气的帽子中的一顶。他从街道上商店的橱窗上看到了海牙人眼中的自己：一个蓬头垢面、无所归属、没人需要、病弱而粗野、满脸丑陋皱纹为本阶级所摈弃在外的流浪汉。

古比尔的店员都很奇怪：这个人的家族掌管着欧洲的艺术界，为什么他穷困潦倒至如此地步呢？

他找到特斯提格，特斯提格直截了当地说温森特不是做艺术家的材料，要他去寻找一个适合他干的工作。温森特说了许多原因。特斯提格最终还是借给他10个法郎。他又可以养活自己和克里斯汀几天了。

毛威已经对温森特的四处行乞非常不满，认为他的做法是给梵高家丢人现眼，所以不愿意再教温森特画画。其中另一个原因是毛威对温森特的画越来越看不顺眼，他又让温森特从头开始画一些简单的石膏模型。可是温森特努力地画了许多幅石膏素描后，给毛威看，毛威总是把它们撕个粉碎，他说温森特的手法总是那么的粗野生硬，温森特也恼了，他把石膏模型

扔进垃圾箱摔得粉碎，这样一来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了。

恰恰这个时候克里斯汀临产了。因为胎儿位置不对，需要住院，这又需一大笔钱，而克里斯汀是一个法郎也没有的，温森特决定帮助她。

温森特这时收到科尼利厄斯叔叔上次购买 12 幅水彩画的 30 个法郎，加上剩下的一点生活费全部付给了医生。于是旧事重演，先是咖啡和黑面包，然后只剩下黑面包，然后是白水，最后发烧、衰竭和昏迷接踵而至。克里斯汀在她自己家里吃饭，不过却没有一点食物可以剩下来给他。温森特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从床上爬起来，神思恍惚、腾云驾雾般地走到了韦森布鲁赫的画室。

韦森布鲁赫很有钱，当温森特说明自己来意时，韦森布鲁赫一口回绝，他一个子儿也不借给温森特。他高谈阔论，大说贫困和痛苦可以造就伟大的艺术家，要温森特意志坚强点。温森特虽然没有借到一分钱，但他却看到了韦森布鲁赫一些创作的草图和过程，在他们谈论画的时候，温森特忘记了饥饿……

渐渐地，外面开始有风言风语，海牙的人知道了他和克里斯汀的关系。毛威当面斥责温森特品行恶劣，而德·鲍克则有时到温森特画室调侃他，问他怎么收养了这么一个情妇，为什么不在城里那些长得端正的

年轻模特中挑一个？并且污辱克里斯汀是个“母夜叉”……温森特把他轰出门，对惊恐不已的克里斯汀说出一个令克里斯汀更惊讶的想法：他想娶她做妻子。

他们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温森特感受到了被人爱的幸福……

不久，科尼利厄斯叔叔来信了，内容很简单：得悉温森特的不名誉行为，原定的六幅画合同已经解除，并且今后对他的作品将不再有兴趣。

温森特的整个命运全看提奥了。他给弟弟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说明了一切，恳求提奥谅解他，不要抛弃他。提奥来信提出很多反对的理由，但却没有谴责他们。他也提出了劝告，但没有暗示如果他的劝告不被接受他就不寄钱。在信尾，他说，尽管他不赞成这件事，但是他请温森特放心，他还会像以前一样帮助他。

克里斯汀分娩了。虽然孩子是别的男人的，但现在马上他就拥有妻子和婴儿了，温森特还是感到快乐无比。他们打算在克里斯汀身体复原后正式结婚。

温森特租下了隔壁一所空房子，有工作室、起居室、厨房、套间和顶楼的卧室。因为克里斯汀及她十岁的长子海尔曼，还有新生儿都将要搬过来住，温森特希望她们有一个温暖舒适的家，虽然这又要多付房租。

克里斯汀她们搬过来了。温森特怀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恬静心情重新回到工作中去了。有个自己的家庭，感觉着身边一个家庭的忙乱与节奏是多么好啊！和克里斯汀在一起生活给了他继续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只要提奥不抛弃他，他确信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

特斯提格到温森特新居时，克里斯汀正坐在柳条椅上给婴儿喂奶，海尔曼在炉边玩着。特斯提格被这一景象惊得目瞪口呆。

后来韦森布鲁赫也来了，他想看看温森特是否还活着，一向刻薄的他大呼小叫，因为在他眼里这个家是怎样组合的呢：一个私生子、一个妓女和一个慈善家。

温森特不管别人怎样去说去看待他这个家，他仍然不断地画，有时也出去写生。这样他发现了斯赫维宁根——一个小小的渔村，座落在北部海岸边两座屏障般的沙丘之间。海滩上摆着一排排方形的单桅渔船，饱经风雨侵蚀的船帆颜色暗淡；船尾后面是制工粗糙的方形船舵；渔网铺开准备出海；帆索高处飘扬着铁锈色或海蓝色的小三角旗。往村里运鱼的车子身是蓝色的，但车轮却是红色的。渔民的妻子们头上戴着白色的油布帽子，帽子的前面用两个金色的圆形针别着。人们聚在潮水边翘首盼望亲人们归航。“库尔扎尔号”

彩旗飞舞，这是一艘专门供那些希望欣赏一下海上风光而又不愿在海上久留的外来宾客乘坐的宽敞游艇。灰色的大海翻卷着白色的浪花，有节奏地拍击着海岸，海水不断加深的绿色渐渐转成暗蓝；天空呈现一片灰色，空中的云彩变换着花样，偶尔露出一角蓝天向渔民们暗示太阳依然照耀在荷兰的上空。在斯赫维宁根这个地方，男人出海打鱼，女人在家料理家条，这里的人民世世代代都在这块土地和大海的哺育下繁衍生息。

温森特用水彩画了大量的街景，他发觉这种绘画手段颇适合表现那些迅速产生的印象，但它没有深度和厚度，也不具有表现他需要描绘的事物的那种特性。他向往画油画，可又不敢动手，因为他想系统的学习一些油画技法。

这时，提奥到了海牙。\$ 提奥26岁了，现在他已成了一名精明强干的画商。他经常为他画店出来跑，无论他到哪里都被公认是这一行的佼佼者之一。

提奥声明他此行海牙的主要目的是想同温森特商量不要同克里斯汀建立永久关系的事。温森特答应在他自立之前一定不娶克里斯汀。

提奥相信温森特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但至今他也不大肯定他是否喜欢温森特所画的那些东西。提奥是个有识别力的业余美术爱好者，他在鉴别

艺术优劣方面训练有素，但是他一直拿不准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他哥哥的作品。在他看来，温森特的作品一直处于形成过程之中而从未臻于完成。

他们兄弟两人在一起对比悬殊。年轻的提奥服饰考究，皮靴锃亮，衬衫新浆过，衣装笔挺，领带系得端端正正，黑色的圆顶礼帽歪戴着，意气风发，柔软的褐色胡须仔细修剪过，走起路来姿势潇洒自如，斯斯文文；另一个则是苍老的温森特，皮靴磨烂了，补丁的裤子与那件窄小的上衣颇不相称，领带也未系，头上是一顶可笑的农民帽子，满脸的红胡须乱糟糟的，走起路来脚步蹒跚、摇摇晃晃，边说话边指手划脚，唾沫四溅……外人怎样也看不出这是一对兄弟。

提奥一走，温森特就动手画油画了。他画了三幅油画习作，一幅是格斯特桥后面的一排修剪过的柳树；另一幅是一条煤渣路；第三幅是米尔德福尔特的一片菜地，菜地上有一个穿着蓝色罩衫的人在挖土豆。另外又画了一些小习作，如描绘集市上人们正在收摊的景象；在施粥所排队等粥的人们；疯人院里的三个老头；斯赫维宁根起锚待发的渔船等等。

空闲的时候，温森特想到了父亲，这时他父母亲已经搬到布拉邦特另一个小村镇纽恩南了。他写邀父亲来做客。不久，他父亲提奥多鲁斯来到了海牙。很友好地同温森特交谈了许多，并且说温森特的母亲很

想念，希望他回新家一趟。

他父亲很快就返回了纽恩南，他安慰妻子，他们的儿子情况并不像他们想家的那样糟糕。

温森特潜心研习绘画，热情越发高涨。唯一的困难是油画颜料贵得吓人，而他又涂得那么厚。他画得很快以至光买画布就开支浩大，他的钱花完了，同时他的画室也堆满了画。提奥已经把寄钱的时间进行了调整，他每月一号、10号和20号分别寄来50法郎。而只要他的汇款一到，温森特就会匆匆赶到画商那里购置大管的油画颜料，又很快地画起来，直到颜料和钱都消耗干净为止。

他吃惊地发现，为婴儿竟需要买那么多东西。克里斯汀还得不断地服药、买新衣服、吃些专为她补养身体的食物。而海尔曼又必须读书、付学费。这个家，简直就是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他老得去买灯盏、锅盆、毯子、煤和柴、窗帘、地毯、蜡烛、被单、餐具、家俱以及源源不断的食物。他简直不知道究竟如何在绘画与这三个依靠他抚养的人之间分配这150个法郎。

克里斯汀很不理解，他为绘画付出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还有精力。

温森特重新画起素描。这样可以省下买颜料的钱，但是模特儿却把他吃穷了。他要克里斯汀重新做他的

模特，但她总是以种种借口推脱了。温森特不得不又到外面花钱请模特，这样没钱买食物的日子也随之增多了。克里斯汀开始和温森特争吵，并且经常回她母亲家去住。克里斯汀是那种深知人间苦痛而且为了能有一刻不受苦什么都愿干的女人，她渐渐又变得放荡不羁了。起初，温森特并无察觉，后来才明白了自己所面临的事情。

克里斯汀已经经常回她母亲家，并且大抽雪茄和喝酒。温森特境况日益恶化，他债台高筑，欠帐也越来越多。

春去冬来，又过了一个艰难的冬季。温森特这个家愈来愈不像个家，克里斯汀变得懒散，不干活，只是抽烟和喝酒，她也从不告诉温森特买这些烟酒的钱从哪儿弄来。海尔曼更没人管，也没钱学习，终日乱跑，穿得又脏又破。

温森特对于他个人生活上的事一概不理，只管继续画画。他知道他的家庭正在崩溃着，他试图用工作掩盖他的绝望。

终于有一天，他被一个讨账的商人打了一顿，才清醒过来，他发觉他连自己都养不活了，何况还有这么多人要吃要喝，他想离开海牙了。他和克里斯汀友好谈判后决定分手。

提奥知道了这件事，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并寄来了

1 0 0 法郎为温森特还债。

家中父亲也来信了，亲情使他一下子省悟过来，他要回家。此时的温森特，生着病，饥饿不堪，神经极度衰弱，疲劳而又失望，他要回家在母亲身旁住几个星期，让身体和精神都恢复过来。当他想到布拉邦特的乡间，那树篱、沙丘和在田野里掘地的农夫时，许多月来从未感到过的平静降临他的心间。

克里斯汀带两个孩子送他到车站。他们哽咽着说不出话。

一声汽笛，火车载着温森特离开了海牙，自此，这个女人便永远地消失在车站烟尘滚滚的黑暗里面……

## 第五章 纽恩南

纽恩南的牧师住宅是一幢粉刷成白色的两层石砌建筑，后面有一座非常大的花园。园中有榆树、树篱和花圃以及一个水池。虽然纽恩南的人口达2600人，但其中新教徒只有100人。提奥多鲁斯的教堂很小，纽恩南比起繁荣的集市小镇埃顿来差了一等。纽恩南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房舍聚焦点。

牧师住宅的大门上头嵌着黑色铁字：A° 1764。大门外就是一条通往城市埃因霍温的大道。温森特和他弟弟科尔住在起居室上面的那间卧室。每天清晨，他一睁眼就能望见太阳升到他父亲那所教堂的精巧的尖顶之上，轻轻地给池水涂上一层淡而柔美的色彩。日落时分，他坐在窗旁的椅子上观看那池水上颜色的变化，很是入神，感觉自己也溶进了那泓池水之中。

他希望静下心来单纯从事画画，他没有别的愿望，只想深入到乡村中去，描绘田园生活。就像米勒一样，他希望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描绘他们。他确信，一些人虽然来到了城市并且定居，但是乡村给他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他们对乡间的田野和农民怀着终生不渝的眷恋之情。

温森特把花园里那间马夫的小屋布置成一间乡间画室，他想呆下来，做个荷兰的米勒。

纽恩南一带有许多织工。他们住在小小的茅草顶的泥舍里，里面通常有两间房。一间是全家住的卧室，仅有一扇能照进一束光线的小窗。墙上有些离地 3 英尺高的方形的凹进处是放床的地方。房间里往往还放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只泥炭炉和一个放盘盘罐罐的做工粗陋的柜橱。地面是凸凹不平的泥土地，墙也是泥抹的。另一间的大小约是卧室的三分之一，而且由于倾斜的屋顶致使其高度只有卧室的一半，那里是放织机的地方。

一个织工实打实地工作一个星期可以织 60 码布。他织布时还得要他的女人在一旁为他缠纱团。他们就靠织的这块布，送到工厂主那里领取可怜的一点报酬。温森特发觉他们与博里纳日的矿工有着不同的气质。他们寡言少语，安分守己，听不到他们有一句类似反抗的话。

温森特很快就和他们结成了朋友。他感到织工们心地单纯，他们只求有足够的活计，好挣到他们赖以维生的土豆、咖啡。他们干活时对他在一旁画画毫不介意。

他早上起得很早，然后就去田野上或者农民和织工的茅屋中呆上整整一天。同地里的农民和织机旁的

织工相处，他觉得自在舒畅。他总算没有白白地和矿工、泥炭挖掘工以及在炉旁沉思的农民在一起度过了那么多个夜晚。一天到晚持续不断地观察农民的生活已使他为之深受吸引以至达到忘乎一切的地步。他在寻觅着“正在逝去的事物中那些永不消逝的东西”。

他又重新迷恋上了画人物，他不停地写生。

当他背着画架，腋下夹着未干的油画兴致勃勃、大摇大摆地从大路上走过来时，家家户户的百叶窗都会从底下打开一条小缝，而他便像受刑似地从两旁投来的那种女人家爱打探而又不怀好意的目光下穿过。他妹妹伊丽莎白不喜欢他，她担心他的怪癖会把她在纽恩南结成良缘的机会毁掉。

温森特不和全家人一起在桌前吃饭，而是跑到一个角落里，边吃饭边审视自己的作品，稍不满意他就把它们撕成碎片。他从不跟家里人说话，他们也很少理他。总的来说，他认为他们交谈越少，互相相处得越好。

他在田野上画了一个月就开始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觉得有人在监视他。他知道纽恩南人总是盯着他，也知道地里的农民也常常扶着锄头好奇地瞧他。然而不一样，他觉得自己不仅被人注视，而且被人跟踪着。开头几天，他曾想不耐烦地甩掉这盯梢，但是却总摆脱不掉这种被一双眼睛死死盯在背上的感觉。

有许多回他用眼睛在周围的田野上搜寻，然而毫无收获。

他几乎用了两个星期的功夫才抓住这个人，是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子。他跟踪她，看见她拐进他家旁边的一幢房子。

晚上他问母亲，原来那幢房子是姓比奇曼的一家子，有五个女儿，父亲早已去世，只有一个老母亲，这五个女儿居然一个也没有结婚。

他决心下次出去写生时向这个女子问个明白，为什么要跟踪他。

可是每次作画，他都非常投入，总是忘掉了这件事。他逐渐养成了把一样东西迅速捕捉下来的习惯，那就是用一种突然迸发的热情把眼前的景象给予他的印象画下来。前辈荷兰绘画使他感受至深的是它们都是迅速绘成的，而且伟大的大师们一次匆匆画成后就不再去碰它了。他们之所以极其迅速地画就是要使他们的第一个印象和表现基调的情绪保持纯正和完整。

他极度兴奋地画着，他在画布上倾注越多的热情，那双望穿他后背的眼睛就越热烈。

一直到傍晚，他冲动地画上最后一笔，才发现这女子站在他身旁已有整整一天。

温森特知道了她的名字——玛高特，她并不美丽，有30多岁了，皮肤也开始出现皱纹，但是她有一双

深褐色的漂亮眼睛，流露出一股善良温柔。她突然抱住了温森特，把嘴唇贴在了他的胡子上。

第二天，他们在村外一个约好的地点见面了。玛高特过来吻了他，那样坦然的一吻，仿佛他们已是多年的恋人了。她丝毫不具备凯的那种美丽优雅，但比起克里斯汀来，她可就算非常吸引人了。

她告诉温森特她39岁了，再过几个月就40岁了。这是她一辈子第一次恋爱，她不想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温森特被她的汹涌澎湃的热情吞没了，他平生第一次体会到女人迸发的爱情产生的那种令人感到诱惑和慰藉的芳馨。

玛高特几乎每天都陪他外出画画。他们时常要步行10公里才能到达荒地上那个他选定的作画地点，等走到时他们俩往往由于一路酷热劳顿而累得筋疲力尽。但是玛高特从来没有怨言。这个女人身上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她那本来灰褐色的头发闪动着金色的光泽；她那焦干的薄嘴唇如今显得丰满红润；她那就要起皱的干涩的皮肤如今变得光滑、柔软而温暖；她的声音里新添了一种活泼轻快的旋律；她的步履变得矫健而富有生气。爱情打开了潜伏于她身上的某个不可思议的源泉，使她可以不断地沐浴在这使人恢复青春的爱爱的泉水之中。她带来丰盛的午餐以博得他的欢心，写信到巴黎订购某些他曾经赞赏地提及的画片，然而

她从不干扰他的工作。他作画时，她一声不吭地坐在一旁，同样沉浸在他倾注于画稿上的那种奔放充溢的激情之中。

玛高特的爱使温森特感到愉快，她不用挑剔的目光看他，他的所做所为在她看来都是正确的。她没有斥责他举止缺乏教养，也不批评他嗓门粗哑，更不议论他脸上触目的皱纹。她从不责备他挣不来钱，也不怂恿他去干与绘画不相干的事。

温森特对他的新处境并不完全放心。他天天都准备着这种关系的破裂，准备着玛高特变得冷酷无情从而对他的失败大加褒贬。随着盛夏季节的来临，她的爱情有增无减，她所给予他的是那种只有成熟的妇人才能具备的深刻的同情和崇拜。

温森特讲述了克里斯汀的故事。玛高特对她说她从她母亲那里听说过，她母亲告诉她温森特是个坏人，在海牙时曾经和放荡的女人同居，但玛高特认为那是恶意中伤。

秋天到了，树叶也落光了。全纽恩南都在议论温森特和玛高特，镇上的人喜欢玛高特，但对温森特却既不信任又有些怕。玛高特的母亲和四个姐姐千方百计要中止这场恋爱。

温森特永远也弄不清镇上的人为什么那么不喜欢他。他们总是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温森特也

不去管这么多，他懒得给他们解释。

玛高特有一次递给温森特一包东西，那是他梦寐以求的约翰·马歇尔著的非常精美的《艺用解剖学》。温森特喜出望外。

他爱玛高特不像爱乌苏拉和凯那样，他爱她甚至不像爱克里斯汀。但是，对于这个那么温顺地躺在他怀抱中的女人，他却怀有一种非常深切的同情。他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中几乎都存在爱。回忆起由于乌苏拉和凯拒绝了他的爱而使他经受的那种痛苦，想到对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痴情爱着他的女人他所能给予的感情是那样少，他内心不禁隐隐作痛。他崇敬玛高特对自己毫无保留的爱，然而无法解释的是他发觉这竟有点儿让他不舒服。他让这个像过去他爱乌苏拉和凯那样爱着自己的女人的头枕在自己的臂膀上，他终于明白了那两个女人从自己身边逃开的原因。

他们决定结婚了，并且各自在家中透露了他们的想法。

温森特父亲认为他必须挣够钱把生活安顿妥当之后才谈得上结婚的问题，现在这样说根本不现实。

玛高特家简直是气愤之极，比奇曼太太的五个女儿全不结婚，玛高特的结婚对村里人来讲将是她那些姐妹嫁不出去的有力证明。比奇曼太太认为使她的女儿中的四个免遭更大的不幸比使她们之中的一个得到

幸福更为重要。她们将温森特骂了整整一天。她们知道温森特的一些情况，例如他在海牙与妓女同居，靠他弟弟养活，做过画商、教师、书商、学过神学、还当过福音传教士，而没有一样干得成功。她们认为他已经不可救药地被他那原来的阶级所摈弃，一文不名，又无生财之道，像个游手好闲的流浪汉似地到处漂流，她们怎么忍心把她们的姐妹玛高特往火炉中推呢？

玛高特知道她不可能征得家中的同意了，她绝望之极，想到了死。她情绪一天天消沉，皱纹爬上她的面颊；往日的忧郁重新回到她的眼睛里；她的皮肤变得灰黄、粗糙。终于有一天，她和温森特在一起的时候服下了毒药，她被送往医院……

村里的人都认为是温森特把玛高特害成这样的，他们对他的厌恶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温森特觉得自己被人们从四面八方投来的仇恨目光包围着。只要有他在场，人们就侧目而视，不屑一顾。

就他个人而言，他并不介意这个。因为在织工和农民们的家里，他们照样把他当做朋友接待。然而当人们不再来牧师住宅看望他的双亲时，他意识到自己应当离去了。

但是他上哪里去呢？布拉邦特是他的家乡啊！他希望永远住在这里。他渴望描绘织工和农民。置身于冬季和深雪、秋季厚厚的黄色落叶、夏季成熟的麦田

和春季碧绿的草茵中；同那些刈割者和农家姑娘在一起，夏日头顶苍穹、冬日坐在炉旁，是何等的惬意啊。他崇拜米勒的《晚钟》，认为那反映纯朴真实感人的乡村作品才是伟大不朽的。

他决定搬到外面去住，他找到一个天主教堂看守人约翰努斯·谢夫拉思，他妻子安德莉阿娜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她出租给温森特两间房子，温森特就睡在她家楼梯上面屋顶的阁楼里。

他安下心来专心画画了。

三月里，他的父亲经过荒地到很远的地方去看望一名生病的教区居民，回来时在牧师住宅后面的台阶上跌了一跤。等他母亲赶到，他已经死了。他们把他葬在旧教堂附近的花园里，提奥回家参加了葬礼。

温森特找机会和提奥又谈起画，他第一次听到了“印象派”这个名称。“印象派”是1874年纳达（法国的漫画家、摄影家和出版家）举办的一次画展后叫开的，画展中有一幅克洛德·莫奈的题为《印象 - 日出》的油画。一篇署名路易斯·勒鲁瓦的报纸评论这次画展为印象派画展。印象派的成员就是巴黎那些年青的画家：爱德华·马奈、德加、雷诺阿、克洛德·莫奈、西斯莱、库尔贝、劳特累克、高更、塞尚、修拉。

温森特关心他们绘画的用色，当他得悉他们都用

浅色调作画，便认为与自己不对路，因为他喜欢深色调。同时温森特又问他弟弟这些画家们的作品的销路情况，当他得悉这些画家穷得和他差不多，例如罗稣教小提琴糊口；高更向他过去经营股票生意时的朋友借债；修拉靠他妈妈养活；塞尚靠他父亲等等，他有一种急切的愿望，那就是去结交这些和他境况相近的人，他认为自己与他们是同一类人。

提奥邀请温森特去巴黎和他同住，但温森特还想在乡下呆一阵子。

父亲的葬礼过后，他妹妹伊丽莎白明确表示他已完全不受欢迎，因为这个家庭需要维持住某种地位，他母亲也无能为力。这样，他在纽恩南就彻底孤立了，他用画画取代了与人的交往。

但是他还是和一家姓德格鲁特的农民做了朋友。这是个五口之家：父亲、母亲和一子二女，他们全都下地干活。他们的住房只是一间小屋，四壁有放床的凹进处。屋子中间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几只箱子，一盏吊灯从檩梁外露的简陋屋顶上垂挂下来。

德格鲁特家以土豆为主食。他们在吃晚饭时才喝上一杯清咖啡，也许一个星期才能吃上一片咸肉。他们种土豆、挖土豆、吃土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斯蒂恩·德格鲁特是个17岁左右讨人喜欢的女孩子，温森特每天都要到她家里去。他画她们一家子

在地里挖土豆、在屋里忙活、吃煮土豆。斯蒂恩也常到他画室里作模特，她喜欢疯闹，总是把温森特的画弄得一团糟。

就这样，夏秋两季过去后冬天又来临了。大雪使温森特不得不留在画室工作。他想画一幅德格鲁特一家晚上在饭桌上吃土豆和喝咖啡的油画，但是为了把他们画好，他认为首先要把附近的每个农民都画下来。

不知不觉到了11月份，这是该离去的时候了，再在纽恩南呆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对农民的生活，该画的已经都画过了，该了解的也已经都了解到了。这时，房东安德莉阿娜也不好留他继续住下去，因为教堂的神父想赶他走。他关在自己画室里，端详着自己的作品。整整两年的艰苦劳动啊，上百件的习作，其中有织工和他们的妻子，有织机，有田间的农民，有牧师住宅花园里修整过的树木和那古老教堂的尖顶，有炎炎烈日下的树篱，有大雪覆盖的田野……他心中突然变得沉重，他发觉他的作品都是那样的不完整，哪一幅是他为布拉邦特农民画的《晚钟》呢？他想画出一幅像米勒那样的作品，不然他是不会离去的。

他收拾好画架、颜料、画布还有油画笔，又到了德格鲁特的小屋，等他们一家人从地里回来，在他们围在一起吃晚餐的时候，他就开始工作。但是每次完成后，又很不满意，于是第二天又去重新上一天的工

作。这些天他没日没夜地干，时常连饭也不吃，他靠精神的力量维持着生命。他失败的次数愈多，就愈兴奋。德格鲁特一家对他是理解的，所以他们晚饭后依然坐在桌旁，谈论些农事，供温森特画画。

他终于画出了他心中的《晚钟》：画上面有肮脏的亚麻桌布和熏黑的墙，那盏吊灯挂在粗陋的檩梁上，斯蒂恩给父亲端来煮土豆，母亲在倒清咖啡，哥哥把杯子端在嘴边……他感到自己已经把握住了，他要的就是这种朴实、自然的风格。在他的笔下，布拉邦特的农民从此获得了不朽的生命。

他回到画室，在他的油画上题了《吃土豆的人》几个字，把他的几幅习作和这幅放在一起，离开了纽恩南，踏上去巴黎的旅程。

## 第六章 巴 黎

温森特到巴黎的时候，提奥在古比尔公司已经得到提升，他现在经管蒙马特尔林荫大道的古比尔画廊了。他现在已经可以在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厅里悬挂印象派的作品了，他展出了莫奈、德加、毕沙罗和马奈的画。

蒙马特尔街缓缓盘山而上，通到克利希大街和蒙马特尔高坡，从那里下山就可以到巴黎市中心了。早晨的阳光洒满街道，空气中充溢着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巴黎的气味，其中有人在咖啡店里吃的半日形小面色和咖啡的香味儿，也有从正在开始一天营业的菜店、肉店和乳酪店里飘出的气味。

这是一个中产阶级聚居的地区，街上挤满了小店铺。人们都在忙忙碌碌的。

温森特深深吸了一口气。“这就是巴黎呀。”他说。

“是啊，巴黎，欧洲的首都，对一个艺术家来讲更是如此。”提奥边走边说。

温森特陶醉在这生机勃勃、往来不息的人流中，有跑动的店伙计、买面包的主妇、慌慌忙忙的生意人。在沿街不计其数的甜食店、面色房、肉铺、洗衣坊和

咖啡馆过去后，蒙马特尔街就拐到山脚下的夏托登广场。他们穿过广场，走过洛蕾特圣母院。

从夏托登广场往下走，蒙马特尔街就失去了中产阶级的特色，而变得越发有气派了。在这儿，商店规模更大；咖啡馆也更富丽堂皇；人们的衣着更讲究；楼房的外观也更漂亮。街道两道排列着音乐厅和餐厅，豪华的旅馆极为壮观，载人的四轮马车取代了运货的马车。

兄弟俩迈着轻快的步子朝前走着。冷冷的阳光使人精神分外清爽，空气中飘浮的气味使人联想到这座城市的那种奢华而复杂的生活。

提奥提议温森特到科尔蒙画室去工作，温森特担心学费很贵，可提奥让他不必考虑金钱问题。

他们边走边聊。蒙马特尔街终于汇入宽阔、壮观的蒙马特尔林荫大道，这里有宏伟的百货商店，有拱廊和商品价格昂贵的店铺。这是市里最重要的大道，往前走再过个街区便是意大利林荫大道，可以通到歌剧院广场。

提奥的古比尔公司的分店在19号，离蒙马特尔街的右端只隔着一条很短的街。温森特和提奥穿过宽阔的林荫大道，到了画廊。

提奥从他画廊的沙龙中走过时，那些服饰整洁的店员都尊敬地向他鞠躬行礼。这使温森特想到自己当

店员时对老板一向也是这样鞠躬的。沙龙四壁悬挂着布格罗、亨纳和德拉罗奇的画，大厅后面有楼梯通往上面一个小楼厅。

“你想看的画就在楼厅上。”提奥说完就进他的办公室去了。

温森特看到了那些画，他震惊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作品，他从12岁起，他就看惯了那种阴暗沉闷的绘画，没有笔触，画得光光的画面上每一细节都描绘得精确而完整，颜色也是逐渐过渡，交融在一起。

这些正在墙上冲他发出欢笑的画，是他从未想象得到的。平涂的、薄薄的表面没有了，情感上的冷漠不见了，欧洲几个世纪以来，那种沉闷晦涩的颜色荡然无存了。这些画表现了对太阳的狂热崇拜，充满阳光、空气和颤动的生命力。描绘后台的芭蕾舞女演员的那些画竟毫不客气地把红、黄、蓝几种原色乱堆在一起，是一个叫德加的人画的。还有在户外阳光下画出一组河畔风景。这些画把仲夏时节炎火烈日下的成熟而蓬勃旺盛的颜色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署名莫奈的人画的。在温森特见过的上百幅油画中，没有一幅在明亮、空灵和芬芳上，可以比得过这些富有光彩的画的。莫奈用的最深的颜色，也要比在荷兰所有美术馆中能找到的最浅的颜色浅许多。他的笔法独特，无所顾忌。每一笔触都清晰可见，每一块颜色都是大

自然的产物。

另一幅画是一个男子坐在小船上，手里握着船舵，这是一幅表现法国人礼拜天休息的画，这是一位马奈先生的作品。他想起了关于这位先生的传闻，他的一幅《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匹亚》展出时，警察为了保护这两幅画不被人用刀砍坏，而不得不用绳子拦上。

他开始琢磨起这些画。他领悟到这些画家们的画面上充满了空气和阳光。他们是透过这些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和阳光看事物的。这些人的大胆创新完全推翻了学院派的传统。“这就是印象派！”温森特自言自语，他看着这些鲜艳的色彩、璀璨的光线、颤动的空气……实实在在地震惊了。

他回到拉瓦尔街提奥的住所，径直奔向他那些打成捆的画和习作，把它们全部摊放在地板上。

他瞪着自己的油画。他头一次感到它们是那么的晦暗、阴沉、笨拙、乏味而又死气沉沉。他一直在一个早已成为过去的世纪中绘画，对此他竟不知道。

§ 晚上，提奥回来了，他发现温森特在地板上发愣，他清楚温森特正在想什么。

他对温森特说：“你的东西并不坏，它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都不同，是独一无二的温森特·梵高的东西，你应当向印象派学习，学习他们的用光和用色，这是你必须借鉴的东西。”他缓了一缓说：“但你一定

不可去模仿，千万别陷进去，别让巴黎把你淹没了。”

“我得从头学起了，我白白浪费了六年，整整六年的时光啊！”温森特非常伤心懊恼。

“不，你已经闯出了一条你自己的路。”提奥心中非常明了，“除了你的光和色彩，从你在博里纳日拿起铅笔开始画的第一天起，你就是个印象派了。看看你的素描！看看你的画法！在马奈之前，从来不曾有人像这样画。看看你的线条！你几乎从来没有明确地画过一道线。看看你的那些人物的面部、树木和在田野上的人物形象！它们全是你的印象。它们粗糙、不完整，是按照你自己的个性整理过的。这就是所谓的印象派，也就是说不同别人一样地画，不做任何条条框框的奴隶。你属于你所在的时代，温森特，你本来就是印象派了。”

“你有一双目光敏锐的眼睛和一只善于描绘的手。现在你所需要做的，只是提亮你的调色板，并且学会怎样描绘流动的，透明的空气。”提奥越说越兴奋，“温森特，生活在这样一个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你是有所作为的！”

这是一个巴黎与温森特·梵高会合的伟大日子。

……

温森特很快就在科尔蒙那里开始画画。他在那里认识了劳特累克，他们俩人一拍即合。

他这位新朋友是个跛子。劳特累克说他如果是个正常人，就不会成为一个画家，因为他父亲是图鲁兹的一个伯爵，他是这一头衔的直接继承人。

温森特到了他的家，在喷泉街甲 19 号，他一人独住。他告诉温森特，他生活追求无拘无束，专门画红磨坊的舞女。别人总认为他对丑陋东西着迷，因为他总是画那些最下贱、最不道德的女人，并且和她们打成一片。

温森特仔细地观赏了劳特累克为蒙马特尔游艺场的姑娘们画的 27 幅素描。他看得出来，劳特累克是按他自己的直觉去表现她们的。那是些客观的肖像，既未表示画家在道德问题上的态度，也无意从伦理学的角度加以任何解释。在这些姑娘的脸上，他捕捉到了悲惨与痛苦、麻木的感官、兽性的纵欲和精神上的孤独苦闷。

温森特认为这些女人也是农民，她们是肉体的园丁。他认为劳特累克的画是对生活的真实可信、深刻透彻的表现。他们谈得很投机。

劳特累克还谈到了高更，温森特头一次听到关于高更的事。高更是个出色的画家，他在拉丁美州的马提尼克岛屿上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画了大量的关于马提尼克土著妇女的画。有一段时间，他完全沉醉于对原始人独立生活的向往之中。他有过妻子和三个孩子，

在股票交易所曾有个年薪3万法郎的职位。他从毕沙罗、马奈和西斯莱手里买了价值115万法郎的画。自从他在股票交易所艺术俱乐部和马奈结识后，就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放弃了交易所的工作，同家人到鲁昂靠积蓄过了一年。后来，他把老婆孩子送到斯德哥尔摩的岳父母家，从此后便靠东挪西借过日子。

温森特正式着手学习印象派的东西。事情看起来很简单，他所要做的只是扔掉他过去的调色板，买些浅色的颜料，然后按照印象派那样去画。第一天的试验结束了，效果使温森特感到惊奇，也有点儿着恼。到第二天，他已经被弄得昏头胀脑了。这种精神状态又发展成懊丧、气愤乃至惊恐忧虑，不到一个礼拜，他已经怒气冲天了。他画出的油画仍然那样阴暗、呆板，并且不自然。在科尔蒙画室和他一起的劳特累克，听着他咒骂不休，但不提出任何劝告。

这种情况如果对温森特来讲只是难熬的一段时间，而对提奥来讲则是糟糕透顶，提奥是个温文尔雅的人，举止彬彬有礼，生活一向讲究，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家里，总是很爱整洁，凡事一丝不苟。

而温森特已经把他的居室变成个杂货摊，画布、画笔、空颜料管扔得满地都是，打破盘碟、泼溅颜料，把提奥原本井井有条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

温森特太苦恼了，他已经 33 岁，还在像刚起步的人一样摸索学习别人的东西，并且收效甚微，他能不懊丧吗？

提奥想办法安慰他，但是不顶事，他只有给温森特引见一些印象派的画家朋友，期望他们能帮助温森特。

温森特见到了高更，并且到他那寒伧的房间看他的画，当高更把他作品从床底下拉出来搬在地板上时，尽管温森特已有心理准备看到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但真的面对高更的作品时，他还是惊得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好。他所看到的是杂乱无章的一堆充满阳光的画：树木，呈现出那个植物家都未见过的那种模样；人，那只有高更一人才画得出来；大海，那是火山中涌出的岩浆；天空，那可不是上帝居住的天堂。这些画上，有的画着笨拙难看的土著居民，天真纯朴的眼睛中隐含着无限的奥秘；还有用火焰般的粉色、紫色和富于颤动感的红色绘成的梦幻的画面；以及纯装饰性的风景，画面上的野生动植物洋溢着太阳的炽热和光辉。

高更得意洋洋地说，在巴黎只有一个年轻人的画可以与他的媲美。那个人就是乔治·修拉——那个靠他母亲养活的画家。

在高更的带领下，温森特到修拉家做客，他看到

了修拉巨幅的作品，这和他以前在艺术中或者生活中所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画面描绘的是大碗岛的景象。象哥特式教堂里的柱子般站在那里的具有建筑特色的人体，是用无数渐次变化的的色点构成的。草地、河流、船只、树木，所有的一切，都是大片大片含糊抽象的、由点组成的光。这幅油画用的是比马奈或德加，甚至比高更使用的颜色还要明亮的一种颜料。这幅画隐入了一种几乎是抽象的和谐境界之中。如果说这幅画是有生命的，那并不是具有自然的生命。空气中充满闪烁的光辉，然而哪儿也感觉不到呼吸的存在。这是充满了活力的生活的静止的生命，在画面上，运动已不存在，只有宁静和谐。

温森特感到他尽是碰见一些稀奇事，简直让他手足失措。他是在荷兰传统绘画中培养起来的，他不清楚印象派的真实所在，但他发现他所信仰的一切都是应当抛弃的。

修拉认为他自己的点彩画法是在彻底改革整个绘画艺术，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变成一门抽象的科学。他认为他必须把感觉加以分类整理，使思维达到一种数学上的精确。任何人类的感觉都可以，而且一定能简化为抽象状态的色彩、线条和色调。

修拉就像一个工厂的工人一样创造他的作品。他谈到了他的大碗岛风光，他说他把所有的线条都画成

水平的，也将暖色调和冷色调处于完全平等，亮度也是明暗均衡……他追求的是一种平静和安定。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像科学家一样严谨的画家。

温森特在外面大开眼界之后，回到拉瓦尔街小小的公寓房间之中，开始模仿他的朋友们。想要成为印象派画家的狂热愿望使他把已经学到手的关于绘画的一切都忘掉了。他的油画看起来就像修拉、图鲁兹、劳特累克和高更的拙劣的复制品。但他却以为自己正在取得显著的进步。

提奥大为恼火，他想让温森特画出一点自己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劲地模仿别人，而温森特却自鸣得意地以为他已一步步地接近印象派了。

他们开始争论，无休止地争论。

温森特变了个新花样，他集所有的印象派画家之大成熔于一幅油画之中。

提奥晚上回来又开始评论，一会说这棵树是高更的手笔，一会儿又说那个女孩是劳特累克画的，色彩则是莫奈的，树叶是毕沙罗的，空气是修拉的……

温森特艰苦地奋斗着。他整日辛勤工作，当提奥回来时，他又受到提奥毫不留情的责备。他同提奥的争论使他兴奋得睡不着觉。他长时间地冲着他弟弟发表高谈阔论。提奥和他争论着，直到由于极度疲劳而睡着。

有一天提奥邀温森特一块去出席一个宴会，是一个叫亨利·罗酥的画家发出的请贴。

亨利·罗酥40岁之前曾是地方海关的收税员。和高更以前一样，常常星期天作画。几年前他来到巴黎，定居在巴士底附近的工人区。他一辈子没有受过一天的教育，或者受到什么指教。但是他画画、写诗、作曲，教工人的孩子拉小提琴、弹钢琴，教老年人绘画。他喜欢画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它们从更加怪异的热带丛林中朝外窥视。他去过的最近的丛林就是布隆巴森林中的动物园。他是个农民，而且天生是个原始派，高更经常笑话他。在别人眼中他同样是个疯疯傻傻的家伙。

罗酥是巴黎最穷的画家之一，他教课用的小提琴都是租的，因为他买不起。他开宴会是有另外的目的，无非是廉价出售他的新作，换来一些法郎，供他买烟草、食物和画布，继续画下去。

罗酥说他在提奥那里看过温森特的画，他认为那些画荷兰农民的作品很好，比米勒的还好。

“你知道他们管你叫疯子吗，罗酥？”温森特说。

“是的，知道。而且我听说在海牙时他们也认为你疯了。”罗酥笑着回答。

他们俩人相视大笑。

过了一段时间，提奥在公司很忙。这样高更就经

常光顾温森特的公寓，高更看到了温森特在布拉邦特和海牙画的一些油画，他很惊讶，甚至想不出准确的语言把自己的感觉表达出来。

“恕我问一句，温森特，”他终于开了口，“你也许是个癫痫病患者吧？”“我是什么？”温森特大吃一惊。

“癫痫病患者。是一种患有阵发性精神病的人。”

“没有那回事，高更。你干吗这么问呢？”

“哦……因为你这些画，它们看起来仿佛就要从画布上跳出来。当我看着你的作品时，我就开始感到一种无法控制的兴奋，并且你的每幅画都似乎要爆炸。总之，不像一个精神正常的人画的。”

这就是高更对温森特的画的印象。

高更和温森特两人在外面转了一圈，正当他们口沫四溅地争论一些作品的看法时，碰见了保尔·塞尚。

塞尚也是貌似落魄的艺术家，殊不知他父亲是个银行家，相当有钱。

塞尚正在生气。因为爱弥尔·左拉刚写了一本书《作品》，而里面的主人翁，那位画家正是塞尚。左拉把塞尚描绘成一个空想家，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可怜虫，自以为在革新艺术。之所以不因袭传统的画法，是因为压根儿缺乏应有的绘画才能。并且最后左拉还把把这个以塞尚为原型的画家安排这样一个结局：自缢

在他的杰作的脚手架上，原因是他最后认识到自己错把疯子的乱涂乱画认作才华。

高更感到很有趣，因为爱弥尔·左拉是第一个支持爱德华·马奈在绘画方面的革命的。在世人眼中，爱弥尔是对印象派绘画尽力最多的人。左拉崇拜马奈，因为马奈打倒了学院派。但是塞尚一旦想要超过印象派时，左拉就把他称作傻瓜和白痴。

左拉和塞尚两人都来自同一个城镇，童年时就是好朋友，可是左拉居然想到写这样一本书来出塞尚的洋相。

塞尚的油画也不受人欢迎，在巴黎，唯一愿意把他的画放进橱窗的画商是佩雷·唐古伊。塞尚不想在巴黎呆下去，他准备回埃克斯，在那里度过余生。在普罗旺斯有着明亮而辉煌的阳光和色彩，他想在山顶上买一块地皮，过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

巴蒂格诺莱是克里希林荫大道路口的一个郊区。就在这儿，爱德华·马奈把巴黎那些在艺术上与其志趣相投的人物聚到自己的周围。这个巴蒂格诺莱画派习惯上每周在咖啡馆聚会两次。勒格罗、库尔贝和雷诺阿都是在那儿结识，并搞出他们的艺术理论的。但是如今这个地方已被更年轻的人们所接管。

塞尚看见了左拉，他避开人群坐在一个角落。高更把温森特介绍给左拉，接着就和劳特累克坐在了一

块。

左拉和温森特交谈了起来，他们谈到了左拉以前写的一本书《萌芽》，这本书已经在法国的矿区引起四次罢工和反抗，销售额非常好。左拉当初到过博里纳日为《萌芽》收集素材，听那些煤矿工人讲述一个基督式的人物，但左拉没想到这个人会是温森特。

劳特累克那边的讨论很激烈，他正和修拉关于用色方面的问题争论不休，高更和罗稣也加入进去了。

后来，大家又聚在一块听左拉高谈阔论：艺术是不能用道德标准来评判的。艺术是超道德的，生活也是如此。在我看来，淫秽的画和书籍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想象力贫弱和技巧拙劣的作品。劳特累克笔下的妓女是道德的，因为她表现了藏在她外表下面的美；而布格罗笔下的贞洁的乡村姑娘是不道德的，因为她显得矫揉造作，而且甜腻腻的令你不忍看第二眼……

提奥很赞成左拉的看法。

温森特看得出来，这些画家之所以尊重左拉，并非由于他已获得成功——他们鄙视那种普通涵义的成功——而是由于他是用一种在他们看来即神秘又难于掌握的手段进行创作的。他们仔细地听他讲话。

他们大谈了一道德与超道德。温森特开始说话了：“我的画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认为是淫秽的，但是总有人指责我犯有一种更为严重的不道德罪，那就是

丑陋。”

大伙都认为温森特说到点子上来了，因为刚刚出的《法兰西信使》称这伙画家是一伙丑陋的狂热信徒。劳特累克还找出一张旧报纸，里面有一位批评家对他在上届《独立沙龙》展出的油画的评价：图鲁兹·劳特累克也许会因其描绘粗俗无聊的寻欢作乐以及“下流主题”的嗜好而受到谴责。他看来对于美丽的容颜、漂亮的体型和优雅的姿势毫无兴趣。确实，他是用充满爱意的笔去描绘那些畸形、矮胖、丑得让人恶心的人物的，不过这种反常有什么益处呢？

大伙哄堂大笑，左拉、温森特、德加、劳特累克和高更被提名为丑陋的狂热信徒。

“让我们把我们的宣言确定下来吧，先生们，”左拉说。“首先，我们认为，一切真实的东西，不管其外表看起来多么丑，都是美的；我们接受大自然的一切，不得有任何否定；我们相信，触目的真实比漂亮的谎言要美，泥土之中比巴黎所有的沙龙中有更多的富于诗意的东西；我们认为痛苦是有益的，因为在一切人类情感中它是最为深刻的；我们把性格看得比丑陋更重要，把痛苦看得比漂亮更重要，把赤裸裸的严酷现实看得比法国全部财富的价值更高。我们全盘接受生活，无需在道德上加以评断。我们认为娼妓和伯爵夫人，看门人和将军，农民和内阁部长都是一样

的，因为他们全部符合自然的要求，都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6月初，提奥和温森特搬进了蒙马特尔的勒皮克街54号的新寓所。这所房子离拉瓦尔街很近，他们只要走上蒙马特尔街，过不了几个街区就到了克里希林荫大道了。

他们的那套房子在三楼，里面有三个房间，还有一个小房间和一个厨房。这样温森特就可以不必再去科尔蒙那里画画了。

第二天一早，温森特起床就开始画画了。提奥给温森特买来成批的画布和颜料，让他潜心作画。

但是很快，温森特的情绪又变得烦躁不安，变化无常，又开始和提奥争论起来。炎热的夏季来临，火辣辣的太阳灼晒着街道。温森特每天上午都肩背画架去寻觅他要描绘的景物。在荷兰，他从来不知道会有这样火热，这样久久地照射大地的太阳，也从未见过这样纯而浓烈的颜色。

一天，高更要帮助他调配颜料。

当高更得知温森特的颜料是提奥成批买来的之后，他介绍了一家巴黎最便宜出售颜料的地方，老板就是一个叫佩雷·唐古伊的人。

佩雷·唐古伊来巴黎之前是个泥水匠。在马奈家里时，他做磨颜料的工作，后来又找了个看门的差事。

他老婆后来照看房子，他则开始在这个地方贩卖颜色。他遇到了毕沙罗、莫奈和塞尚，由于他们喜欢他，高更也开始全都从他那儿买颜色。他后来攒了一点钱，在克劳泽尔街上开了一家小店。在巴黎，他是头一个展出塞尚油画的人，但是他从来也不卖一幅画，他是个很热爱艺术的人；同时他穷，买不起画，所以他把油画陈列在他的小店里，这样他就能整天生活在绘画之中了。

温森特和高更找到了佩雷·唐古伊的那间小店。温森特在他那里见到了日本的版画，他一眼就爱上了这些画，但他没有钱买，佩雷·唐古伊很友好地送了温森特几张。

提奥决定为温森特的朋友们举行一次宴会。他们忙乱了一阵，这些朋友们陆陆续续到齐了。房间里充满了慷慨激昂的气氛。在这儿的人全都是个性很强的人，是狂热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和激烈反对因循守旧的人。提奥管他们叫作偏执狂。他们喜欢争论，爱斗好骂，捍卫他们自己的理论，诅咒其余的一切。他们的嗓门又高又粗，世上遭到他们厌恶的事物多得很。即使是一间相当于提奥居室几倍大的大厅，也还是容纳不下这些正在激战中的粗嗓门画家们那种充沛的活力。房间里那种使温森特激动得手舞足蹈、口若悬河的骚乱，却使提奥头痛欲裂。

这样刺耳的喧嚣与提奥的性情完全不符，但他却非常喜欢房间里的这些人。不就是为了他们，他才去同古比尔展开这场无声的、没完没了的斗争的吗？然而，他觉得他们这种粗野的大声吵闹的性格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

他最后看了一眼这间充满叫嚷声、争论声和腾腾烟雾的房间，悄悄地溜出了前门朝高坡走去，在那儿他独自一人凝望着展现在面前的巴黎灯火。

高更大声嚷着塞尚，说他的油画冷冰冰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只会用眼睛去画他所看到的苹果和风景。

“别人是用什么画的呢？”塞尚反驳道，“难道不用眼睛画吗？”

“用各种各样的东西。”高更迅速扫了一眼房间，“劳特累克，是用他的怨恨画；温森特用他的心；修拉用他的头脑，这和你用眼睛画一样糟糕；而罗稣则是用他的想象。”

诸如此类的争辩没完没了。

事后他们只有一点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想合伙办一个展览，名称就叫做“小林荫道俱乐部”首届展览，地点选定在由佩雷·唐古伊推荐的诺文饭馆。

第二天，他们找到了诺文饭馆，那是个很简朴的房子。在房子里挂满了他们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油画。佩雷·唐古伊在墙上贴满了告示：廉价出售绘画，请

与老板接洽。

来诺文饭店吃饭的大多是些普通工人，他们对墙上这些画毫不感兴趣，只管吃他们的饭，然后付钱走路。

一直到饭馆关门，也没有一个人来同老板商量买画的事。这些自命不凡的画家们一个个失望之极。

他们又开始琢磨新的路子。他们想让提奥来做他们的经纪人，开个共产主义艺术画店。他们轮番做提奥的工作，在提奥家中不断开会讨论，弄得一团糟。提奥又开始被他们折磨得精疲力尽，最终提奥几乎违心地被这种像发烧似的兴奋情绪所吸引。

一段时间以来，提奥在勒皮克街上的公寓里天天晚上都挤满了人。报纸的记者前来采访，艺术评论家在讨论这场新运动。法国各地的画家回到巴黎参加这个组织。

一个多月的时间，温森特连想他的调色板的功夫都没有。他草拟了无数的计划、章程、预算、募款请求、法规和条例，撰写了报纸的声明和向欧洲介绍共产主义艺术科勒尼的宗旨的小册子。他是那样地忙，忙得把作画都忘了。

开春时，资金已经凑齐了，提奥准备通知古比尔公司，他已经买下了一个店面。提奥、温森特、佩雷、唐古伊、高更和劳特累克拟出了科勒尼开张时的成员

名单。提奥也开始从成堆的油画中挑选出准备在首次画展中展出的油画。

一天早晨，温森特醒来，他突然想起了他的画室，他走了进去。画架上绷的画布还是好久以前的；调色板上的颜料已经干裂，蒙上了一层灰尘；颜料管被踢到了角落里；扔得到处都是的画笔上干结着变硬的旧颜料。

他心中有声音在问他：温森特，你到底是个画家，还是个组织家？

他把自己的作品摆在一边，凝视着他们。是的，他取得了进步。很慢，很慢，他的色彩提亮了，他的画再也不是模仿品了。画布上也找不到他朋友们的痕迹了。他第一次领悟到，他已经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的技法。这和他所见过的一切都不同，他甚至不明白这是怎么做到的。

他按照他的性格适当地汲取了印象派的手法。并且已经接近于获得一种非常奇特的表现手段。

他和提奥深谈了一次。提奥很吃惊地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大的转变。

温森特决定告退，他不想做其它艺术家的管家，他有他自己事业，并且他意识到他不是个城市画家，他不属于巴黎，他是个农民画家，他想回到他的田野上去，他要找个独处的地方。

温森特又开始画画了，尽管他的画布上的颜色已经和他的朋友们一样清晰明亮了，他还是不满意，他屡屡感到自己正在摸索出一种绘画的语言。他画了大量的自画像，他发现自己已经掌握了必要的新技术，如老一辈印象派的光色，分色主义的点彩法，甚至日本浮世绘的奇特构图等等，而且经过淘汰，已能融入自己的作品。

他发现巴黎已没有适合他画的东西了。

巴黎曾使温森特感到兴奋。他喝了太多的酒，抽了太多的烟，参加了太多外界活动。他被塞得满满的。虽然巴黎还给予了他许许多多，但他迫切地希望离开，独自去某个安静的地方，在那儿他可以把汹涌充沛的精力倾注到他的绘画上。他仅仅需要有一个炽热的太阳促使他成熟结果。他有一种感觉，他一生的最高峰，他为之奋斗了漫长的八个年头的那种创作力的全盛时期已经离得不远了。

他知道，在他已经画出的东西中迄今还没有一件是有价值的，也许就在今后一段不长的时间中，他可以创作出那为数不多但无愧于他的一生的作品来。

在巴黎两年中，他过着有保障的生活，有友谊，有爱。在提奥那里永远有个为他准备好的温暖舒适的家。他弟弟从不让他挨饿，也不要为绘画用品的缺少而担忧，尤其不吝惜给予他最深切的同情。

他知道，只要他一离开巴黎，麻烦事就来了。离开了提奥，他的生活费就安排不好，他就得有一半的时间勒紧肚皮过日子。他不得不住进肮脏的小饭店，由于买不起颜料而苦恼，并且没有一个人可倾心交谈。

但是他去意已定，他不能贪图一时安逸而背叛他的事业。

他给提奥的墙上挂满了画，其中包括那张戴圆顶草帽的佩雷·唐古伊的肖像、一幅盖莱特磨坊、一幅淡红色的虾、一幅从背部看去的女人裸体和一幅描绘爱丽舍宫的习作。

他想让提奥一看见这些画就想起他。

温森特就此告别了巴黎。

这时是1888年2月20日。

## 第七章 阿 尔

温森特来到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阿尔市。

阿尔是一座古城。阿尔的太阳是温森特从未见过的炽热，满眼都是令人目眩的强光。这种酷热和极其纯净透明的空气创造出了一个他未曾见过的新世界。

清晨，他下了三等列车的车箱，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从车站走到拉马丁广场。阿尔就在正前方，像用一把泥瓦匠的抹刀干净利落地抹在了一座山的山坡上。在这热带骄阳的照耀下，它正处在昏昏欲睡的状态。

温森特在广场上的一家旅店——德拉加尔旅店，租下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张铜架床、一个脸盆，一张粗笨的椅子，还有一张未油漆过的桌子。

他把行李扔到床上，便去看这座小城镇。从拉马丁广场到市中心有两条路。左边那条环形路是马车走的，这条马路绕着城边缓缓盘旋到山顶，途中经过古罗马的广场和圆形竞技场。温森特选了一条捷径，走这条路得穿过一条条迂回曲折、路面上铺着鹅卵石的窄街小巷。

他爬了一段山路，气喘吁吁地来到被阳光烤得烫

人的市政府广场。继续向上走，他经过了一些荒凉的石造庭院建筑。它们简直就像古罗马时代一个样。为了遮挡那能把人晒得发疯的太阳，这儿的胡同窄得只要两个人并排就没法走。为了避开法国南部海岸凛冽的西北风，这些街巷建成曲折拐弯的样子，就像一座让人无法辨清方向的迷宫。

温森特爬到城市的最高点，俯瞰脚下的这座城市。一幢幢房子的屋顶拼凑成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案。房顶上铺的瓦原本是红土烧的，但是由于炽烈的阳光持续不断的烤灼，竟变得五颜六色。

河面宽阔、水流湍急的罗讷河，在阿尔城所在的那座山的山脚下急转向着地中海奔流而去。河流两岸是石砌的河堤。温森特身后的巍峨群山，高耸到一片明亮的白光之中。一幅广阔的画面在他面前展开：耕过的田地；繁花怒放的果园；蒙特梅哲山高高的山岗；肥沃的谷地上千万条深翻的犁沟伸向天边。

天空是如此浓烈的蓝色，那样凝重、深沉；田野是那样的翠绿；太阳是炽烈的柠檬黄；土地是血红色的；蒙特梅哲山上寂寞的浮云那耀眼的白色；果园里那永葆新鲜的玫瑰色……这样的色彩令人难以置信，但它们在温森特眼中的确是这样的。

温森特跑回拉马丁广场，抓起画架、颜料和画布，奔向罗讷河。杏花初绽，水面上闪烁的白色耀眼的阳

光刺痛他的眼睛。他把帽子丢在旅店了，阳光透过他的红发灼烤着他，把在巴黎的寒意、疲劳、沮丧的心绪和久困城市的那种厌腻全都烘干了。

在沿河流下行一公里处，他看到一座吊桥，一辆小车正在桥上经过，蓝天衬托着桥和车的轮廓。河水蓝得像海水，河岸被青草染成几种颜色。一群穿着罩衫，头戴五颜六色帽子的洗衣女人，正在一棵孤树的树荫下捣着衣服。

温森特支好画架，他闭上了眼睛，不会有人能睁着眼睛把这样的色彩捕捉到的。修拉关于科学的点彩法的论述、高更关于原始装饰的高谈阔论、塞尚那些在富于实体感的平面影响下的外观、劳特累克的那些彩色的仇恨线条，全都退去了，消失了。

现在只剩下温森特自己实实在在地在那里。……

晚饭时，他回到旅店。在酒吧里，他要了一杯苦艾酒。他太激动了，丰富的感受使他得到极大满足，以至他都不想吃东西了。

每天黎明，温森特都要步行几公里沿河流而下，或者深入到乡间去寻觅一个使他动心的地方，然后，日暮时分画完油画的最后一笔才收拾画具，回到他栖身的旅店。

他完全变成了一部狂热运转的机器，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就匆匆地完成了一幅又一幅的冒

着热气的油画。

乡间果园的果树开花了。他产生了一种狂热的愿望，要去把它们全都画下来。他不再思索自己的画，他只是去画。整整八年他所进行的紧张劳动没有白费，终于突然间化成一股巨大的凯旋的力量。有时，他要到天将破晓时开始作画，到中午才能画完。画完之后他便徒步走回城里，喝一杯咖啡，然后又步履艰难地向另一个方向去画一幅新的油画。

他不知道自己的画是好是坏，他并不在乎。他陶醉在阿尔的鲜艳的色彩中了。

没有人和他说话，他不想去搭理别人。他把画画剩下的那一点儿力气都用在与西北风的搏斗中了。

他从不戴帽子，烈日慢慢地把他头顶上的头发晒秃了。当他夜里躺在小旅店的铜架床上时，他觉得自己的头就像装在火炉中一样。阳光把他照得眼花缭乱，他分不清田野的绿色和天空的蓝色。但是，当他回到旅店时，他却发现那幅油画不知怎么竟然把大自然的灿烂辉煌摹写了下来。

一天，他在一片果园里作画，红色和栅栏围绕着园中的淡紫色的耕地，两株玫瑰色的桃树衬托在晴朗的蓝天白云的天宇中。他激动地将它们捕捉到画布上。

回到旅店时，他收到一封信，原来安东·毛威在海牙死去了，他立即在自己画的桃树下写了“纪念毛

威 - - 温森特和提奥”几行字，寄往厄伊莱博曼街的那幢房子。

次日早晨，他发现了一片开花的李子园。在他作画过程中，狂风大作，风像海浪一样一阵阵翻卷而来。太阳在狂风的间隙中放射光芒照得树上的白花闪闪发亮。温森特飞快地画着，这使他想起在斯赫维宁根的时候，那时他常常在雨中和风沙中作画，风暴掀起的海水飞溅到他的身上和画上。他的这幅油画给人的感觉是白色的，中间点缀着许多黄色、蓝色和紫色。当他画完时，他从他的画上还感觉到了西北风的肆虐。

阿尔人对温森特敬而远之。他们看见他日出之前就背着沉重的画架跑出城去，头上不戴帽子、下巴急切地伸向前方、眼睛带着一种狂热兴奋的神情。他们看见他回来时，两眼像两个冒火的洞，头顶上红得像没有皮的鲜肉，腋下挟着一幅未干的油画，而且自己跟自己打着手势。于是，城里人给他起了个名字“伏热”（意思即“红头发的疯子”），大家都这样叫他。

旅店主人尽其所能地骗取温森特的每一个法郎。因为阿尔人几乎全在家吃饭，所以温森特买不到什么吃的。饭馆的价格昂贵，并且没有什么好吃的。

最后，有关食物的问题他也就不认真计较了，而是有什么吃什么。虽然他越来越不注意他的肚子，炎炎烈日还是增强了他的生命力。他以苦艾酒、烟草代

替正规的食物。他用了不知多少时间在画板前聚精会神地作画，这使他的神经变得迟钝，他需要刺激。苦艾酒使他第二天更加兴奋，这种兴奋受着西北风的鞭挞和太阳的熔烤而成为他自身的一部分。

夏季向前推移，万物兴旺繁荣。他眼中只看见周围那些在白热化的、碧蓝带绿的天空覆盖下变幻多端的颜色。凡是阳光照到之处，都带着一种像硫磺那样的黄色。在他的画上是一片明亮的、燃烧的黄颜色。他知道，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绘画中是很少出现黄色的，但这也阻止不了他。颜料管中的黄色颜料流到画布上，在那儿停留下来。他的画上面浸透了阳光，呈现出经过火辣辣的太阳照晒而变成的黄褐色，和空气掠过后的样子。

他认识到画成一幅好画并不比找到一颗钻石更容易。他不满意自己，不满意自己的画，他只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他的画到最后能画得好一些。有时，甚至这样的希望看来也像海市蜃楼的幻觉。然而，只有在辛勤作画时，他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个人生活，他是没有的。他只是一部机器，一部每天早晨加进食物、酒和颜料，晚上就制造出一幅油画成品的机器。

为了什么目的呢？他知道没有人愿意买他的画。那么为什么这样匆忙呢？他那可怜的房间已经被画填满了，他还要鞭策着自己去画一大堆一大堆的油画。

成功的希望对温森特来说，非常渺茫。他作画是因为他不得不画，因为作画可以使他精神上免受太多的痛苦，因为作画使他内心感到轻松。他可以没有妻子、家庭和子女；他可以没有爱情、友情和健康；他可以没有金钱；没有可靠而舒适的物质生活；他甚至没有上帝，但是他不能没有这种比他自身更伟大的东西——创造的力量和才能，那才是他的生命。

他想雇用模特，可是阿尔人不愿意来为他坐着。他们认为他们会把他们画得难看，他们担心自己的朋友会取笑那些画像。温森特知道，如果他像布格罗那样画漂亮，人们就不会觉得让他画自己是件可羞的事了。他只好放弃雇用模特儿的念头，而始终在野外作画。

随着盛夏季节的来临，可怕的酷热开始袭来，而风却停止了。他置身其中作画的阳光，也是变幻不定的。这使他常常想起雷诺阿和他的纯净清晰的线条。普罗旺斯纯净空气中的一切，看起来恰似日本版画中所看到的样子。

除了买咖啡和烟草以外，几个月来温森特还没有和女人说过话。他想起了玛高特那些情意缠绵的话语和那一串串的热吻。

他忍不住到了里科莱特巷的一号妓院。老板给他介绍了一个16岁的女孩拉舍尔，她知道温森特的外号“伏热”，而温森特则管她叫“鸽子”。

拉舍尔希望温森特每天晚上都去陪她。

“可是，我没有钱。”温森特说。

拉舍尔顽皮地捏着他的耳朵玩。“要是你弄不到五法郎，伏热，你愿意把你的一只耳朵割下来给我吗？我想要它。我要把它放在我的柜橱上，每天晚上跟它玩。”

“如果我后来弄到五法郎，你还允许我把它赎回来吗？”温森特经常这样和这个小姑娘逗着玩。

但是，很快温森特又投入了工作。他开始自己制造颜料，不再购买那些在巴黎流行的颜料。提奥请佩雷、唐古伊给温森特寄来三种铬黄、孔雀石、硃砂、赤黄铅、钴蓝和群青。温森特在他的旅馆的小房间里把它们捣碾碎。这样一来，他的颜色不仅便宜而且更鲜艳持久。

接着他又不满意画布的吸收性能。画布上覆盖的那层薄薄的石膏涂层吸不进他涂上去的浓厚的颜色。提奥给他寄来成卷的未加工的画布，晚上他就在一个小碗里调好石膏，涂在他打算第二天画画用的画布上。

当他把第一幅阿尔油画寄给提奥时，他附带说明了只能用什么样的画框，但是他还是不放心，他从杂货商那儿买来木板条，截成他需要的长短，然后把它们涂成和画的色调相协调的颜色。

他制造颜色，做绷画布的框子，给画布涂石膏，

画画，制做画框并且自己上漆。

“可惜我不能买自己的画，”他经常这样想，“不然我就完全自给自足了。”

西北风又刮起来了，大自然仿佛在大发雷霆，天空没有云，明亮的阳光伴随着极度的干旱和刺骨的寒冷。温森特在他的房间里面画一幅静物，那是一只蓝色搪瓷咖啡壶、一只金黄和深蓝两色的杯子，一支淡蓝色白花格的牛奶罐，一支蓝色底子上配着深浅不一的红色、绿色和褐色图案的意大利陶罐，还有两个桔子和三个柠檬。

风一停下来，他又出去画了一幅罗讷河风景——《特兰凯泰莱铁桥》。画面上的天空和河水都是苦艾酒的颜色，码头是淡紫色，桥上有几个把肘部支在桥栏杆上的发黑的人影。铁桥是浓烈的蓝色，黑色的背景上带有鲜橙色的色调和一点浓烈的绿孔雀蓝色。他在试图找到一种极为悲痛的，因而也是极其令人心碎的东西。

他并不想把眼前看到的东西完全复制出来，而是把更多的力量用于随意地借助色彩表现他自己。他懂得了毕沙罗在巴黎告诉他的那句话的正确“你必须夸张由色彩与和谐或不和谐所造成的效果”。他清楚艺术家有夸张的自由。

他顶着毒太阳，在麦田里勤勤恳恳、专心致志地

画了一天：一片翻耕过的田野，那是一大片似乎在向地平线攀登、泥土块呈紫罗兰色的田野；一个身着蓝色衣服的播种者；地平线上是一小片矮小成熟的麦田；而天空中，是一片黄色和一轮金黄色的太阳。

他给这幅画取名为《夕阳和播种者》。

温森特知道巴黎的评论家准认为他画得太快了。他自己则认为是对自然的真挚感受在催促着他。

温森特认识了阿尔邮局的邮递员罗林，罗林是一个性情温和的老头，经常戴着他那顶蓝色的邮递员帽子。他有一双温柔好奇的眼睛和一把方形的弯曲如波的长胡子。这把胡子遮住了他的脖子和衣领，一直垂到他暗蓝色的邮递员上衣胸前。在罗林身上，温森特感到一种和佩雷·唐古伊一样的使他深受吸引的温柔和忧郁气质。他的样子忧郁但不做作，他那张很平常的农民的脸似乎和他那把浓密的希腊式胡子不大相称。

罗林靠自己可怜的一点薪水养活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他当了25年的邮递员，从未提升过，只是提过极少的几次薪水。

温森特和罗林交上了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并且谈论温森特的画，他很喜欢温森特的画，因为他喜欢温森特本人。

温森特很想给罗林画一张肖像，罗林欣然同意，

他为温森特坐上一段时间，直到温森特放下手中的油画笔。

也许是温森特对罗林本人有好感的缘故，他自己也喜欢这幅肖像，并且题名《邮递员罗林》。

温森特每天早上四点起身，走上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他要画画的地方，接着他便一直画到天黑。尽管在一条孤寂的路上艰难地走十或十二公里回家并非乐事，然而他喜欢与腋下夹着的未干油画接触时那种使他恢复信心的感觉。

他七天就画了七幅大型的油画。到一周结束时，他差不多快要累死了。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夏天，可现在已经被他涂抹掉了。凶猛的西北风刮起来，吹起一团团灰尘，把树木都染成了白色。温森特不得不停止工作，他一连气睡了16个小时。

他熬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因为他的钱在星期二就花完了，而提奥那只装着五十法郎的信封不到下星期一中午是不会来的。这并不是提奥的过错。除了供应他绘画用的所有材料外，他还是每10天寄50法郎。温森特因为急于看到自己新作的画装上画框，所以订购了太多的画框，以致超出了他的预算。在那四天里，他靠着23杯咖啡和面包师赠给他的一个面包维持生命。

他开始激烈地反对起自己的作品来，他认为他的

画辜负了提奥对他的一片好心，他希望把他已花掉的那些钱赚回来还给他的弟弟。他一幅一幅地看着自己的画，责备自己这些画配不上为它们所付出的代价。有时即使从那里面真发现了一幅还算可以的习作，他知道要是从别人那儿买下来也会比他自己画便宜些。

他对自己整个夏天里的作品的感想时时涌来。尽管没人来打搅他，他还是没时间去想，或者去体会。他不得不像一台蒸汽机一样不停地干下去。但是现在他觉得脑子就像稠结的麦片粥，而且他甚至连一个能让自己快活一下，去吃一顿或者去看看拉舍尔的法郎也没有。他认准这个夏天他所画的一切都非常非常糟糕。

“不管怎么着，”他想，“经我画过的画布总比一幅空白画布强。在我的画中，那种虚饰做作已经不再发展，这给了我作画的权利，也是我作画的理由。”

他深信，只要留在阿尔他就可以使自己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生命是短促的，它转瞬即逝。作为一个画家，他必须继续画下去。

他开了一长列颜色的名单准备寄给提奥。突然，他省悟到在他开列的单子中没有一种颜色是在荷兰的毛威、马里斯或韦森布鲁赫的调色板上出现过的。阿尔已经使他彻底脱离了荷兰的传统画派。

钱寄到时，他找了个地方美美地吃了一顿。这家

饭馆很古怪，里外都是灰色的；地板就像大街的灰色沥青路面，墙上灰色的墙纸，绿色的百叶窗一向紧闭，门上也挂着挡外面飞尘的绿色门帘。

他休息了几天后，决定画一些描绘夜晚景象的画。在顾客吃饭、女侍前后招待照应的时候，他画了那家灰色的饭馆。他画了拉马丁广场上厚重温暖的钴蓝色夜空，空中点缀着千万颗明亮的星星。他到大路上画了月光笼罩下的丝柏树丛。他还画了德努伊咖啡馆，那是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因而有些流浪汉无钱付房租或烂醉如泥时就可以在这儿呆一夜。

他头一天晚上画了这家咖啡馆的外面，次日又画了它的内部。他企图用红色和绿色来表达人的可怕的欲望。他把咖啡馆的内部画成恐怖的几种对比色，墙壁是暗红色，地板是明显的黄色，中间一张弹子台则涂成绿色，桌面画成兰色，又画了四盏柠檬黄的灯放射出橙色和绿色的光。在那些睡着的流浪汉小小身躯上，他使用了最不相容，对比最强烈的红色和绿色，以造成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比。他在试图表达这样一种想法：这个场所是一个使人破产、发疯或犯罪的场所。

阿尔人看到他们的“伏热”整夜在街上作画，然后大白天睡觉，感到挺可笑。温森特总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旅店老板抬高了房间的租金，而且要温森特为他

放油画的小房间交一笔贮存费，温森特不能忍受这个店主的贪婪，他想找间永久性的住所和自己的画室。

一天傍晚，当他和罗林一起穿过拉马丁广场时，他发现在离他住旅馆一箭之遥的地方，有一所黄颜色的房子，上面写着“待租”的广告。这所房子中间有个院子，两旁是楼房。它正对着广场和山坡的市区，温森特一眼就看中了这幢房子。

次日上午，温森特兴奋得什么事也干不下去。他只管在拉马丁广场上踱来踱去，从各方面观察着这所黄房子。它建造坚实，阳光充足。经过进一步仔细察看，温森特发现这所房子有两个单独的门，而且左边一侧已经有人住了。

罗林吃过中饭就来找他，他们一起走进这所房子的右侧。门厅里有一条过道通向一个大房间，大房间外带一个通着的小房间。墙壁粉刷成白色，门厅和通往二楼的楼梯是用干净的红地砖铺就的，楼上还有一个带有小房间的大房间。纯净明亮的阳光照在擦洗过的红砖地面和粉刷过的白墙上。

温森特决定租下这房子，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这一整套房子的月租金才 15 法郎，比他住旅店还要便宜。

温森特到外面买了一张便宜的床垫和一把椅子搬回了黄房子。他决定用底层的房间作卧室，上面的房

间作画室。

温森特在傍晚时分又到外面赊了一个小煤气炉、两口锅和一盏煤油灯，又买了咖啡、面包、土豆为自己准备了晚餐。

他终于有了个只属于他自己的家。

第二天，他收到他的朋友保尔·高更的来信。高更疾病缠身，不名分文，被扣在布列塔尼半岛上阿望桥的一家倒霉的咖啡馆里。他付不起帐，店主人便将他所有油画扣着不给。

温森特深深地同情他的朋友。

他突然产生一种想法，他想要高更来与他同住，这所黄房子完全可以住下两个人，他们每人都可以分别有自己的卧室和画室。如果他们自己做饭，自己研磨颜料并且不乱花钱，他们就可以靠提奥的150法郎活下去。

温森特相信普罗旺斯炽热的阳光会把高更的病全都烧光，就像他刚来阿尔时一样。他们会有一间很有生机的画室，他们将使绘画充满阳光和色彩，让人们看到大自然的灿烂绚丽。

他写信给提奥，提奥同意一个月增加50法郎作为给高更油画的报酬，但还有一个路费的问题，这笔钱无论提奥还是高更都拿不出来。而且高更病得挪不动步，债又欠得太多，以致难以从阿望桥脱身，再加

上他太悲观了，根本提不起精神去考虑任何计划。厚厚的信件在阿尔、巴黎和阿望桥之间频繁往来。

温森特太喜欢他的黄房子了，他用提奥寄给自己的钱买了一张桌子和一个有抽屉的柜子。他已经打算在阿尔呆一辈子了，他想成为一个南方画家。

他用最少的钱去买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而把剩下的所有的钱都花在布置这套房子上。他还越来越着迷地画些画来装饰这套房子。

他把重新焕发出来的创作活力投身工作。他知道了，长时间地观看事物才能使他的思想更成熟，理解更深刻。

为了画蒙特梅哲山下那片田野，他去过无数次。西北风把画架吹得猛烈摇摆，这样一来，他要把感情和画法相结合，并在画面上完美地交织在一起就更困难了。他常常从早到晚，一天画一幅油画。

秋天就要过去了，温森特想在冬天来临之前赶快画一些好的作品。他辛勤地外面奔波作画。

他画了一幅秋天的花园：两株丝柏树，像酒瓶那样的深绿色，形状也是像瓶似的；三株矮小的栗子树，挂着烟叶黄和橙色的叶子；还有一棵长着淡柠檬色叶子和紫罗兰色树干的小紫杉和两丛血红色的、长着深红色叶子的矮矮的灌木；以及一片沙地、一片草茵和一片蓝天，空中旋转着硫磺色的火球。

在他完成这幅秋天的花园后不久，冬天来了。

温森特天天留在他温暖宜人的画室中消磨时光。提奥来信说：“高更到了巴黎，他的心情很不好。”

温森特开始给高更布置房间，他把节省下来的每一个法郎都用在了这件事上面。他把墙壁粉刷成淡紫罗兰色，并把地面铺上红地砖。他买来非常浅的发绿的柠檬黄色的床单和枕头，一条大红被子，并且把木床和椅子漆成鲜奶油色。梳妆台被他漆成橙色，脸盆是蓝色的，门是淡紫色。他在墙上挂了一些画，拆掉窗上的遮板，然后把整个房间的布置画成一幅油画寄给提奥。

他经济上处于拮据的境地。他没有钱雇模特，他就一遍又一遍地在镜子前画自己的肖像。他为他常去的那家的咖啡馆的老板娘吉诺太太画了一幅油画，她穿着阿尔的服装，衣服是黑色和普蓝色，她坐在一把橙色木扶手椅上双肘靠着一张绿色的桌子，背景是淡黄色的。

一个年轻的朱阿夫兵为了赚点钱，同意坐下来画像。他的脸很小，脖子粗得像公牛，眼睛凶得似老虎，穿着身蓝军装，衣服的镶边是不鲜艳的桔红色，胸前有两个淡黄色的点缀；一顶红色的帽子戴在那颗晒成古铜色的、像猫一样狡猾的头上，头背后衬一块绿色，结果色调上极不和谐的粗野的配合，十分刺目，很适

合表现这个士兵的性格。

这个冬天，他学到了许多东西。他知道他的色彩并不像它应有的那样坚实；他知道了在南方绘画，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几种颜色的对比，如红和绿，橙和蓝……他要在绘画中表现出像音乐一样给人以安慰的东西。

梵高家族众叔叔中的一个去世了，他留给提奥一小笔遗产。既然温森特如此渴望高更和他在一起，提奥就决定用这笔钱的半数花在高更的卧室布置上和支付高更去阿尔的路费，温森特闻之大喜。他开始为黄房子设计装饰品，他想画上一打光辉灿烂的阿尔向日葵镶板，一组蓝色和黄色的“交响乐”。

春天来了。黄房子后院的一排夹竹桃树像是发了疯，花开得如此繁茂，很可能得了水和养分失调的毛病。桃树上缀满新开的花朵，中间还有开败的一些，这些夹竹桃的勃勃生机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更新着，补充着，似乎永远开不败似的。

温森特重新又背起他的画架到乡间去寻觅可以画在他的十二块墙壁镶板上的向日葵。

犁过的田野上，土地是柔和的棕色，天空点缀着片片白云。有一些向日葵是他在黎明时分对着长在地里的向日葵一挥而就的，其它的则是他带回家放在一个绿色花瓶中的画成的。

到他把房子布置就绪之时，夏季风已经来临。随同而来的是那轮酷热的太阳，那种猛烈的西北风，那种不断上涨的不安的气氛，以及乡间和这座抹在山坡上的石头城所呈现出来的那副痛苦不堪、备受折磨和驱策的样子。

随同而来的还有保尔·高更。

他带高更上了山，穿过被阳光烤得梆硬的市政府广场，沿着城后面的那条市场路走着。朱阿夫兵正在兵营外的田野上操练，他们红色的土耳其帽在太阳底下亮闪闪的。温森特带着高更穿过罗马竞技场前的小花园。阿尔妇女们为了呼吸早晨的空气正在散步，温森特一直在如醉如痴地向高更讲述她们有多么漂亮。

他们回到黄房子，在生活上做了些安排。他们接着开始谈论画，并且开始争吵——他们只要一谈到画，就要争吵。

高更崇拜的那些画家，温森特看不起。被温森特奉若神明的人，却为高更所嫌恶。他们在有关本行的每一个问题上，都持有异议。也许在任何问题上，他们都能平静而友好地讨论，唯独绘画却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都竭尽全力地为各自的思想而战。高更的蛮劲儿是温森特的两倍，而温森特的暴烈却使他们正好旗鼓相当。

“你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成为艺术家，温森

特，”高更大声说：“除非你能在看过大自然之后，回到画室再冷静地把它画出来。”

“我要热血沸腾地画！这就是我来阿尔的原因。当我画太阳的时候，我希望使人们感觉到它是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旋转着，正在发出威力巨大的光和热；当我画一块麦地时，我希望人们感觉到麦粒内部的生命正朝着它最后的成熟和绽开而努力；当我画一棵苹果树时，我希望人们能看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要把苹果撑炸！”

温森特不断地讲述着：“当我画一个在田里干活的农民时，我希望人们感觉到农民就像庄稼那样正向下融汇到土壤里面，而土壤也融汇到农民身上。我希望人们感觉到太阳正注入到农民、土地、庄稼、犁和马的内部，恰如他们反过来又注入到太阳中一样。当你开始感觉到世间万物运动的这一普遍的节奏时，你才算开始懂得了生活……”

高更不想和他辩论了，因为温森特太激动了，他说话时身上像发烧似的颤抖着。高更知道他说服不了温森特。

火辣辣的炎热夏季来临。乡间一下子变得五彩缤纷。深浅不一的绿色、蓝色、黄色和红色如此丰富，叫人看了为之惊讶。凡是太阳照得到的地方都被烤得干透了。罗讷河河谷在一波又一波巨大热浪冲击下颤

抖着。

太阳同时也不停地袭击着两个画家，晒伤他们的皮肤；西北风刮起来，鞭挞着他们的身体，抽打着他们的神经，摇晃着他们的脑袋，使他们头痛欲炸，脖子也感觉要折断。

然而最要命的是温森特和高更，两个人就像两座活火山，每天都要喷涌出滚烫的岩浆。一到夜晚，在外面作画一天的他们由于太疲劳，太兴奋而不能入睡，于是把剩下的精力用来互相对付，他们互相挖苦、恶意攻击对方的理论和崇拜的画家。

为了不错过他们自己和大自然都将成熟结果的时刻，他们着了魔似地工作着。一天又一天，他们用自己热情的画笔战斗；一夜又一夜他们由于各自那种强烈的自我中心而吵架斗嘴。黄房子中每时每刻都充满浓浓火药味。

提奥寄钱来了，他们立刻去买烟草和苦艾酒。天气热得人吃不下饭，他们以为苦艾酒可以使他们兴奋的神经平静下来，结果那只是火上浇油。

狂暴的西北风刮起来，风把人们阻留在家里。但是咆哮怒吼的西北风和这黄房子里面的风暴相比仿佛成了一股和煦轻柔的微风。

西北风刮了一个礼拜后平息下来，阿尔人又敢出门上街了，炎热灼人的太阳重又露面。阿尔笼罩在一

片无法抑制的惊慌不安的气氛中，警察不得不去应付一桩桩暴力罪行。人们眼里含着郁积的激奋到处走动，没有人笑，没有人说话。石头屋顶在阳光下面灼晒着，反射出刺眼的光。拉马丁广场打架斗殴和亮刀子的事儿屡见不鲜，空气中能觉出有一种灾难当头的味道。阿尔已经紧张得要发疯，就像患了癫痫病，有一股神经质的骚动，并且肯定会最终发作，猛烈痉挛起来。

温森特把这一切置之度外，他仍然不戴帽子出去在田野上作画。他需要这种白得耀眼的炎热把他内心感受到的狂热激情融化成液体。他的脑子就像一个燃烧的熔炉，烧出一幅又一幅炽热的油画。

每完成一幅油画，他都更加强烈的感到九年来他所花费的心血都正汇聚起来，使他在这个劳累过度的星期里，转瞬之间就变成一个完全成熟的艺术家。他现在的画已经远远超过了去年夏天的作品。他永远也不会再创作出像这样充分地表现大自然的本质和他自己的本质的画了。

他从早上四点钟开始，直画到夜晚悄悄遮上他面前的景象。他一天画成两幅，有时甚至三幅。随着每一幅用他的生命创造出来的画的完成，他抛洒出可以维持他一年的鲜血。对他来讲，要紧的不是他在人世上可以逗留多久，而是他用这一生的岁月去做些什么。对他来讲，时间不是用一页页飘动的日历，而是用一

幅幅画出的油画来计算的。

他感觉他的艺术已经达到了顶点，这是他一生的最高点，这是所有这些年他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时刻。他不知道这一时刻会延续多久，他只知道他必须画，多画一些……还要更多、更多地画。他的一生的这一顶点，这一短暂的然而又是无限长久的时刻，必须保持、持续、推延到他把自己心灵中酝酿已久的那些画全部创作出来。

他和高更白天画上一整天，夜里又吵上一夜，根本不睡觉，吃得也少，过多的阳光、色彩、兴奋、烟草和苦艾酒充斥着他们的身心。他们受着风吹日晒和自己创作欲望的折磨，彼此间的愤怒狂暴也使他们感到苦恼，郁积在他们心中的厌烦和愤懑越来越增加了。

太阳灼烤着他们，西北风鞭鞑着他们。色彩刺得他们眼睛简直要瞎了，苦艾酒散发的热把他们空空如也的肚子胀得鼓起来。在那些使人热血沸腾的热带夜晚发生的狂风暴雨似的争吵摇撼着这座黄房子。

高更不想继续呆下去了。温森特不顾一切地挽留他，但是，每次恳求都被高更拒绝了，整整一天，温森特又是央告，又是引诱，又是诅咒，又是威胁，甚至还抹了眼泪，黄昏时，高更已经疲惫不堪。为了休息一会儿，他让步了。

接下来的日子，温森特非常的安静，神情忧郁、

消沉。他几乎没跟高更高说过一说话，他甚至没有拿起过画笔，只是坐在一把椅子上凝视着他的画。

有一天，他突然对高更说道：“咱们的画全失败了！”

高更认为他又在胡言乱语，不予理睬，自己出去转悠去了。

温森特走到自己的卧室，他拿起那面他曾经对着画过许多次自画像的镜子。

他看到了自己布满血丝的双眼，茫然、无神、呆滞……

末日已经来临，他的生命结束了——他在自己脸上看到这些。

手边有把剃刀，他将它举起来，感到剃刀锐利的锋芒……有个声音在他耳边絮絮低语，突然阿尔的太阳在他的镜子上刺目的一闪——他割下了他的右耳！

他扔掉剃刀，用毛巾把头包上。血滴到地上。

他从脸盆里捡起他的耳朵，洗了洗，用几张速写纸把耳朵包起来，又用报纸把它包成一个包。

他把巴斯克贝雷帽拉下来遮住他头上厚厚的绷带，下了楼梯走向大门。他穿过拉马丁广场，上了山，敲响了一号妓院的门铃。

一个女仆来开门。“把拉舍尔给我叫来。”

拉舍尔来了。

“ 什么事啊，‘ 伏热 ’ ？ ”

“ 我给你带来一个东西。 ”

拉舍尔打开纸包。她恐怖地望着那只耳朵，晕倒在石板地上。

……

高更把温森特送到了医院，然后他回到巴黎。

当温森特在阿尔医院醒来时，提奥正坐在他床旁，提奥脸色苍白，眼睛通红。

提奥安慰他，说这是种日射病，阿尔许多人都得了日射病，他要温森特以后一定要戴上帽子。

提奥还告诉温森特他遇见了一个荷兰姑娘 - - 乔安娜·邦格，他很爱她。

温森特由衷地为弟弟高兴。

提奥在阿尔逗留了两天。在医院雷伊大夫向他保证温森特会很快恢复过来，而且保证会把他的哥哥不仅作为一个病人，而且作为一个朋友那样照料之后，他才离开。

迪弟员罗林每天晚上都来看温森特，还带来樟脑治温森特的失眠。\$ 阿尔医院是座两层楼的房子，建在一个四方院子里，院子中央有个花园，开满鲜花，姹紫嫣红，十分绚丽，还有蕨类植物和砂砾铺就的小径。温森特感觉好些了，就在里面缓缓的溜达一圈。

过了一个星期，雷伊大夫允许温森特作画了，他

派护士从黄房子取来画布和画架，自己亲自给温森特做模特，他这样做纯粹是哄温森特开心。温森特完成肖像之后，他把它送给了大夫，以表达他对大夫好心的感谢。

过了一段时间，温森特出院了，但当他回到黄房子时发现房东已经订了合同，打算把他赶走后再把房子租给一个烟草商。温森特深深依恋这所黄房子，这是他在普罗旺斯土地上唯一的根基啊。尽管出了事，他仍然把它视作自己的永久住所，所以他决心跟房东斗争到底。

他的健康和他的工作在慢慢地恢复。他没有想到人的脑子受了伤竟是可以恢复的。

他的朋友来探望他并叫他放心，在普罗旺斯，人人不是发热就是受着幻觉或者疯病的困扰。

又过了几个星期，温森特已经可以整日在画室工作了。关于疯和死的念头已不再在他的头脑中萦回了，他感觉自己正常了。

他终于敢出门画画了。在阳光灼晒下，麦田黄色灿烂辉煌，可是温森特却不能把它表现出来。他一直按时作息，避免兴奋和强烈刺激的生活。

他现在感觉正常，以至到了没法作画的地步。

雷伊大夫曾经告诉温森特：“你是个非常神经质的人，从来没有正常过，当然艺术家都是不正常的，

正常人创作不出艺术来。你对生活和自然过于敏感，但是这种神经过敏会导致你的毁灭。每个艺术家早晚得在这种过度敏感的压力下垮掉。”

温森特知道要获得这种在他的阿尔油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烈的黄色调子，他就得紧张，就得进入兴奋状态，就得有一阵阵的冲动和强烈的感受，他的神经就得受刺激。如果他允许自己进入这种状态，他就又可以像以前那样画得光彩夺目，但是，这却会把他带向毁灭。

“不那样去画，一个艺术家还活着干什么？！”他喃喃自语。

他又不戴帽子到田野上，吸收着太阳的光和热。他陶醉在由天空、黄色的火球、绿野和怒放的鲜花组成的一片狂欢的色彩中。他任凭西北风的鞭挞和沉重夜空的压抑，任随向日葵花激起他的想象，使之达到迸发的顶点。

随着他的情绪的激动上涨，他的食欲下降了，他开始靠咖啡，苦艾酒和烟草维持生命。他夜不能寐，只觉得乡间浓烈的色彩在他那充血的眼睛中奔流。最后，他背起画架又到田野上去了。

他的创作力重新焕发，他对大自然那共有的节奏的感觉，和他几个小时就画成一幅大张油画并且让画面上流溢着灿烂阳光的才能恢复了。每天创作出一幅

新画，每天他的情绪都在升高。就这样，他一连气画成了三十七幅油画。

终于在一天早晨，他发觉自己又开始发愣和迟钝，那些奇怪的声音又回到他耳里。

他恍恍惚惚地走到一家饭馆，突然他感觉别人想毒死他，他摔碎盘子，踢翻桌子，吓得顾客夺门而逃，或者呆若木鸡……

两个警察把他送到山上的医院里。

在医院呆了一个月，温森特回黄房子住了。到现在为止，这座城里的人，特别是拉马丁广场的人，都对他满腔愤怒。那只割掉的耳朵和盘中的毒药已经激怒了阿尔人，他们坚信画画能叫人发疯。每当温森特走过，他们就拿白眼瞪他，大声议论，并且远离他。

城里没有一家饭馆让他进门。

阿尔的小孩聚集在黄房子前面嘲笑捉弄他。

温森特把窗子关上，可是那些小孩的叫喊声和笑声仍然能传进来：“‘伏热’！‘伏热’！”“疯子！疯子！”

温森特想出去躲开他们，这群兴高采烈的调皮鬼又唱又笑地跟着他。他们越闹越凶，并且搭上木板往二楼爬，他们打破窗户，把头伸进去，拿东西扔温森特。温森特从画架前蹒跚着走过去，他们又跳下木板，在楼下继续狂叫笑骂……

温森特把他随手碰到的东西捡起来扔向拉马丁广场，把它们摔得粉碎。他的椅子、脸盆，他的画架、镜子，他的桌子、床单，还有他的墙上的向日葵画，全都雨点一般朝普罗旺斯的顽童们抛去……

一份请愿书立即在拉马丁广场一带传开来，90个男人妇女在上面签了名，要求市长对居住于拉马丁广场二号的病人温森特·梵高予以监禁。

温森特被关进一间牢房。

雷伊大夫获准探监。他担心温森特的癫痫病发作起来使人失去理智，决定给他找一所能给他良好照料的医院。

“在圣雷米有个好地方，离这儿只有25公里。那地方叫做圣保罗德莫索。他们按三个等级收病人。三等病人每月收费100法郎。那地方原是个修道院，紧贴着山根，美丽极了，温森特。而且非常幽静，那里会有一名医生给你诊治，还有修女们照料你，伙食也清淡可口。你的健康一定会在那儿得到恢复。”

“那儿会允许我画画吗？”温森特只关心这个，当他得到肯定答复后决定同意雷伊大夫的计划。

提奥知道了这件事，他别无他法，勉强同意了，并寄来钱给他哥哥还了帐。

雷伊大夫带温森特坐马车来到车站，在那儿乘上了去达拉斯贡的火车。在达拉斯贡，他们转车沿一条

不长的支线，绕过一道丰饶肥沃的绿色山谷奔向圣雷米。

§ 到圣保罗德莫索要爬两公里的陡坡穿过这座沉睡的城市。温森特和雷伊大夫雇了一辆马车，大路径直把他们带往一长溜黑压压的荒山跟前。在相距不远的地方，温森特望见山脚下隐隐现出那座修道院的草泥色围墙。

他们下了马车，走上大道，穿过一条松林间的小径，走到修道院门前。雷伊大夫拉动铁制的球形拉手，门铃大声响起来。过了一会，大门开了，佩隆大夫出现在门口。

雷伊大夫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就转身赶回阿尔去了。

温森特在佩隆大夫的引导下走了进去。

精神病院的大门在他后面锁上了。

## 第八章 圣雷米

修女德夏内尔带着温森特穿过像长廊一样的房间，指给他一张空床。

围坐在没有生火的火炉旁的 11 个男人，对温森特的到来无动于衷。

温森特放下他的旅行袋，朝四下里看了看，病房两边各有一排倾斜的床，每张床的四周都支着架子，上面挂着肮脏的帘子。屋顶上的梁木十分粗糙，墙壁刷成白色。房间中央有个炉子，炉子左侧伸出一根带拐弯的烟筒。室内有一盏灯，吊在炉子上方。

温森特奇怪这些人怎么这么安静，他们一言不发，只是倚着自己的手杖，凝视着那个炉子。

温森特把行李放好，随后便朝外面的花园走去。半路上他经过了一排看上去又阴暗又潮湿、紧锁房门、无人居住的房间。内院的回廊满目荒凉，巨大的松树下面高高的未经修整的草茵和遍地蔓生的野草混杂在一起。阳光照进围墙，留下一片呆滞不动的光影。

到了下午 5 点，外面响了一下锣声，他看到那呆坐不动的 11 个人站起来冲出病房，温森特跟在他们后面。

他们吃饭的地方是一间泥土地面、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粗糙的长桌，周围放着板凳。修女端来食物，那些食物有一股霉味，接着又是有蟑螂的汤和黑面包，还有一些青豆和扁豆。他的同伴们全力以赴地吃着，连桌上的面包屑也搂到手里，然后用舌头舔光。

吃完饭，这些人回到炉边各自原来的椅子上，直到他们感觉困了便脱下衣服，拉上帘子睡觉。

夕阳西下。温森特立在窗前，朝外望着绿色的山谷。淡黄色的天空庄严宏伟，苍凉凄寂的松树映衬在天上，像精致的黑色花边一样。

温森特一夜都没有睡好，因为半夜时分总有几个精神病人发作，大喊大叫，要死要活……

翌晨，天亮之后，人们走到外面花园里。越过远处的墙可以看见那道孤寂荒凉的山脊。

身着黑白两色服装、样子像老鼠一样的奥本纳斯的圣约瑟夫修道会的修女们，从通往罗马小教堂的路上走过，她们双目紧闭，一边抚摸着念珠，一边喃喃念着晨祷词。

那些病人人在外面转了一圈后，又回到没有生火的炉子周围坐下来。温森特对他们这种生活感到惊骇。

当他忍受不了这幅景象时，他就回到花园中散步。甚至连圣保罗的太阳也显得暮气沉沉，阴阳怪气。

这座古老的修道院的建筑，是按传统的四方院子的布局建造的，北面是三等病人的病室，东边是佩隆大夫的房子、小教堂和一条十世纪修造的回廊，南面是一等和二等平凡人住的楼房，西面是危险病人住的院子，以及一道长长的颜色暗淡的黄土墙。唯一的出口是那扇锁紧并闩上的门。十二英尺高的围墙光溜溜的，无法攀登。

温森特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他要想一下自己干吗要到圣保罗来。一种可怕的沮丧和恐惧袭向他，他想不下去了。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和欲求。

不到一个月，温森特已目睹了他的11个同伙中的每个人所经历的各式各样的精神错乱：其中有整夜吵闹不休，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剥下来，把眼前的每一样东西都毁掉的疯子；有像野兽一样嚎叫的人；有总想自杀的偏执狂；有喜怒无常的麻痹病人；有癫痫病人；有淋巴病躁狂症伴随迫害偏执狂……

他们没有一天是在没有人发病的情况下度过的，也没有一天温森特不被叫去帮助某个暂时性发作的精神病人。

佩隆大夫一个星期只来看护一次。三等病人因为看护集中在一二等病区而不得不相互充当医生和护士。病人们形影不离，发作时互相帮助。

温森特慢慢摆脱了那种模模糊糊的恐怖，他发现

了他的伙伴们并不让人害怕。

一个月过去了，温森特没有一点到别处去的愿望，其他人，也是如此。温森特知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全都感到自己在外界的生活里遭受的伤害太深了。

提奥寄给他一册莎士比亚的合订本。他阅读《理查一世》、《亨利第四》和《亨利第五》，把自己的思绪引到古昔往事和异邦他乡。

提奥结婚了，他和他妻子乔安娜经常给温森特写信。提奥身体不好，温森特为他弟弟的担忧甚于为自己。

温森特想继续从事他画画的工作，他知道只有绘画，才会使他变成一个健康的人，最终走出这所精神病院。

过了两个月，佩隆大夫给了温森特一个小房间作画室用。这个房间朝着一片麦田，同时也朝着自由。窗户上装着粗黑的铁条。

温森特立即画下了他从窗户里望见的景色。画面前景是横遭暴风雨摧毁的麦田，麦子倒伏在地上，沿着山坡有一道墙，越过几棵叶子呈灰色的橄榄树，有几处茅舍和小山；在画面的上方，温森特画了一大片灰白色的云，淹没在碧蓝的天空中。

温森特感觉他又获得新生，精神病院已不能将他扼杀。他希望到外面去画，他央求佩隆医生同意他的

请求。

佩隆医生同意了，大门对温森特敞开了。他背着画架去寻找美丽的景色，整日都在精神病院后面的山中度过。

圣雷米周围的丝柏树别具特色，他想把它们画成与那些向日葵油画一样。

在阿尔时的老习惯又恢复了。每天早上他带着一块空白的画布出去，日落时分便可以将大自然的景象搬到他的油画画布上，他渐渐变得自信了。

当他在精神病院住了三个月后，他找到了一个有关丝柏的主题，这把他从自身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使他超乎于所遭受的一切痛苦之上。那些丝柏树高大魁伟，前面是低矮的荆棘和灌木丛，后面是一些紫色的山。他着了迷似地画它们，忘掉了一切。

提奥又寄了一些钱来，所以温森特获得许可到阿尔去取回他的画。

当晚，温森特没有按时赶回精神病院。次日，人们在达拉斯贡和圣雷米之间的一个地方发现他脸朝下匍匐在一条沟里。

发热使他神志不清了一个多月。他开始冷静地思考，继续作画对他已不适宜，因为这样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但是如果不让他画画，他就没法活下去。

提奥写信让佩隆大夫允许温森特去画画，并且告

诉温森特，他就要作父亲了。

这个消息使温森特感到精神振奋。他重新回到画室，从那装有铁条窗子望出去，然后开始画画。

不久以后，温森特又可以到外面去画了。

普罗旺斯的秋天到了最美的时候。大地展现出浓淡不同的紫色，花园中晒成黄色的草像火焰一样簇拥着小小的玫瑰色花朵；蓝色的天空与黄色的树叶交相辉映。

随着晚秋季节的来临，温森特的创作力也充分地发挥出来。他渐渐熟悉了圣雷米周围的乡村，并且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提奥经常来信鼓励他，他也确信自己的画正取得显著进步。他已经打定主意，出院后，他就在圣雷米乡间租一所房子，继续描绘南方。

一天下午，正当他在田野上平静的作画时，他的神志开始错乱。深夜，医生和看护们在离他画架外几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他。他全身扑在一棵丝柏树上。

过了一个星期，他的神志才恢复正常。

冬季来临，温森特没有力气起床。病房中央的火炉熊熊燃烧，病人们从早到晚围坐在炉旁，沉默依旧。

这时他弟弟提奥来信了，说他认识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伽赛大夫，伽赛大夫在瓦兹河边的奥维尔有个家，那儿离巴黎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从杜比尼以

来的每个重要画家，都曾在他家画过画。伽赛大夫说他对温森特的病完全了解，并且说无论什么时候温森特去奥维尔，他都愿意照料。

这期间，温森特没有去写生，而是临摹了德拉克罗瓦的《善心的撒马利亚人》、米勒的《播种者》和《挖掘者》。

他还仔细回顾了自己的病史，那是周期性的，每三个月就发作一次。他决定下次即将发作之前就停下工作，躺在床上。

现在精神病院唯一扰乱他心境的，就是这个地方强烈的宗教性质。在他看来，一到阴沉沉的冬季，修女们似乎瘴病发作了，整日口中喃喃不停，亲吻她们的十字架，抚弄她们的念珠，走路时眼盯着圣经……他拿不准这所精神病院里哪些人是病人，哪些人是护理人员了。

从在博里纳日那个时期起，他已经对所有那些在宗教信仰上的夸张表现厌恶到了极点。他时常感到修女们的心理失常在折磨着他的心灵。

三个月以后的一天，他终于又发作了，他满脸抹的是煤灰，在看护们找到他时，他正语无伦次地念祷词，背诵一段段不连贯的圣经经文……

他在这种宗教上的幻觉持续了几天，等他恢复神志时，他找到佩隆大夫，告诉他如果不是受到这种宗

教上的歇斯底里的影响，他是可以避免这次发作的。

他决心离开圣雷米了。

早春的天气热起来，花园中的蝉已开始鸣叫了。温森特画了三等病室的门廊、花园里的走道和树木，还对着镜子给自己画像。他一边作画，一边计算着日期。

他的下一次发作预计在五月。

而到了五月，他真的发作昏迷在罗马的小教堂中了。

提奥坚持要来圣雷米接他。温森特则希望看护送他上火车后，自己单独完成这次旅行。

## 第九章 奥维尔

提奥焦虑不安地去利翁车站接温森特，他担心温森特在车上出什么事。

乔安娜则在家里照看刚生下的婴儿，她站在皮加莱区他们四楼公寓的阳台上心神不定地等着温森特和提奥的出现。

温森特顺利地到站，并且和提奥一起很快回到了提奥在皮加莱区八号的家。

他见到了乔安娜——一个像他母亲一样善良的女人，并且见到了提奥的孩子，他感慨万千。他这一辈不可能有家了，他只有一个广阔的去处，那就是大自然、地上的泥土块，草茵和黄色的麦子……

当晚，温森特的许多朋友到提奥家聚会，以示欢迎他的归来。

曾经高度赞扬他的评论家奥里埃也来了，他和温森特第一次见面，但温森特的作品使他们变得像多年的老朋友。

图鲁兹——劳特累克突然出现，他仍然像以往一样闹嚷嚷地开些粗鄙的玩笑，他因为饮酒过度而精神不健全，所以同时还跟着一个看守。

罗稣和佩雷·唐古伊陆续到来。但是乔治·修拉没来，因为他拼命工作，得了肺病，已经快死了，医生说活不过31岁。

第二天早晨，温森特起床的时候，他发现满墙都挂着他的画。饭厅壁炉上方是《吃土豆的人》，起居室挂着《阿尔风光》和《罗讷河夜景》，卧室里是《开花的果园》。令乔安娜的女佣为之束手无策的就是那些放在床、沙发、餐具柜底下和满满当当塞在备用客房里大批未装画框的油画。

温森特无意中翻到一大捆用粗绳系起来的信件。他不胜惊愕地发现那都是他自己写的信。提奥把哥哥从离开松丹特到海牙古比尔公司的那一天起，20年来所写的信，一封不缺地保存下来了，那是整整700封信。温森特纳闷提奥保存这些信究竟是为的什么。

在书桌的另一部分，他发现了过去10年中他寄给提奥的素描，全都整整齐齐按照时期先后排好了。这里有博里纳日时期画的那些正俯身在矸石山上的矿工和矿工的妻子们；这里有埃顿附近田野上的挖掘者和播种者；这里有海牙的老人和老妪、格斯特的挖掘者，以及斯赫维宁根的渔夫；这里有纽恩南的吃土豆的人和织工们；这里有巴黎的饭馆和街头风景；这里有在阿尔初期画的向日葵和果树的速写。还有圣雷米精神病院的花园。

温森特忍不住挑出每个时期的代表作，将他们一一挂在墙上……提奥进来了，乔安娜也进来了，他们呆住了，温森特带着他们从一个房间又到一个房间。他们三个就像在艺术画廊里的参观者，在看一件代表一个人一生的作品。

他们感觉到了这位艺术家缓慢而痛苦的进展；朝着表现手法的成熟所进行的摸索；在巴黎发生的巨变；在阿尔的激情的爆发，凝聚了多年辛勤劳动的全部心血；然后是崩溃；圣雷米时期的油画，那些艰苦的挣扎……

午饭时提奥又谈到了伽赛大夫：他不仅是个精神病专家，而且喜欢画画，是个善于识别天才人物的人。他20岁来巴黎学医，而后成了库尔贝、米尔热、尚弗勒里和蒲鲁东的朋友。他时常出入于拉努瓦·阿泰恩咖啡馆，很快和马奈、雷诺阿、德加、丢朗提以及克洛德·莫奈结成知己，在印象派产生之前，杜比尼和杜米埃就在他家画过画。他的花园、他的起居室的東西，几乎每一件都曾被人画过。毕沙罗、吉劳曼、西斯莱、德拉克罗瓦，他们全都离家到奥维尔伽赛那儿工作过。在他的墙上还挂着塞尚、劳特累克和修拉的油画，总之，自本世纪中期以来，没有一位重要的画家不是伽赛的朋友。并且自从他看到温森特在独立画展上展出的那些阿尔夜景和那些向日葵镶板画时，

他就认为温森特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想和温森特成为朋友。

温森特决定到奥维尔去。

提奥把温森特送到了奥维尔，伽赛大夫一见温森特就喜出望外，仿佛多年未见面的老朋友。

伽赛大夫在奥维尔给温森特物色了一间客店，老板同意一天收费六法郎供给温森特食宿。温森特嫌太贵了，他在乡公所对面找了一家叫做拉伍的小饭馆，在这儿他一天三个半法郎就可以解决食宿了。

拉伍家的饭馆是在奥维尔附近干活的农民和工人聚集的地方。温森特进去时发觉右面是个小酒吧，在这个令人沮丧的黑暗房间里，靠边全是粗陋不堪的木桌和板凳。酒吧后面、饭馆的最里头有一张覆盖着又脏又破的绿色绒布的弹子台。这是拉伍家的骄傲与欢乐。后门通向后头的厨房，就在这个门外面，顺着一道楼梯上去有三间卧室。温森特从他的窗户，可以望见天主教堂的尖顶和一小片墓园围墙。那墙在柔和的奥维尔的阳光下，带着一种干净的褐色。

温森特拿了画架、颜料、画布和油画笔，又带上一幅阿尔女人的画像，走了一大段路找到伽赛大夫家。

伽赛大夫的房子是一座三层楼的楼房，建造得非常牢固。

他房子的起居室很大，也很高，但只有两个对着

开的小窗户。尽管房子很大，但里面的家俱、古董和小古玩塞得很满，家俱几乎都是黑色的。

伽赛大夫不停地介绍着：这是德拉克罗瓦画过的花瓶；这是库尔贝坐过的椅子；这个盘子是德穆兰从日本带给我的，克洛德·莫奈用它画了一幅静物……

温森特在伽赛家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因为他在圣雷米吃惯了扁豆和黑面包，所以他认为这么多菜简直是奢侈。

饭后，温森特决定到花园中去作画。伽赛大夫让他 15 岁的儿子保罗将温森特的画架扛过去摆好。

在温森特作画的过程中，这位大夫围着他团团转，时而狂喜、时而惊愕，并且夹杂着无数次的尖声感叹。

温森特尽量忍耐着这位大夫的曲解和长篇的独白。他不知道伽赛大夫看别人画画也总是这样不能安静。

温森特画完花园后就同伽赛一同进了屋。他把带来的那幅阿尔女人肖像给大夫看，奇怪的是这位大夫直言不讳地宣布他不喜欢这幅画。

温森特决定看看伽赛大夫的藏画，他由保罗领着，在房子里一间一间地浏览了一个小时。他看到一幅吉劳曼画的《躺在床上的女裸体》被随便地丢在一个角落里。这可是吉劳曼的一幅佳作啊，他想让伽赛大夫快把它装上镜框，伽赛大夫正好赶上来了。他还在为阿尔女人那幅画要和温森特重新讨论，因为他经过一

个小时的研究后已经有些喜欢那幅画了。

温森特决定把那幅阿尔女人的油画和刚才在花园的写生送给伽赛大夫。因为他没有钱付给伽赛大夫，而当他生病的时候，则需要伽赛大夫的照料。

温森特又开始安顿下来准备画画了。早上五点他起了床，天气很好，阳光和煦，山谷里一片新绿。但是他却激动不起来，那种以前强烈的要作画的欲望离开了他。

伽赛大夫是他在奥维尔唯一的朋友。伽赛的大部分日子是在巴黎他的诊室度过的，他常常是晚上来拉伍饭馆看画。

几天后，温森特为大夫画了一幅肖像。他头戴白帽，身穿蓝色长外套，背衬着钴蓝色的背景。他画的头部用的是很淡的很轻的色调，手部也是很浅的肉色。他让伽赛倚着一张红桌子，桌上放着一枝开着紫色花朵的指顶花。右手托着脸，头很忧郁地歪在手上。

伽赛大夫很喜欢这幅画，温森特从未听见过别人对他的画这样赞美。伽赛大夫坚持要求温森特为他复制一幅，当温森特同意时，大夫真是高兴得无法形容。

五月悄悄过去了。温森特去画山上的天主教堂，他只画了半截就觉得疲乏不堪，甚至不想把它完成了。过去曾经使他为之兴奋战栗的自然景象，如今只让他觉得平淡无奇。

他对大自然的爱并没有消失，他只是感到很累，他的生命已经耗尽了。六月份整整一个月，他仅仅画了五张油画。他觉得疲劳，说不出的疲劳。他觉得头脑空虚，生命的源泉已经枯竭。仿佛在过去十年里，从他手下涌现出来的成百上千的素描和油画，已经带走了他的全部生命。

他继续作画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欠提奥的，他应当让提奥从多年投资中有所收益。但是当他一想到提奥的房子中已经塞满了几辈子也卖不完的画，他内心就隐隐反感绘画了。

他知道下一次犯病是在七月。他因为害怕发病时会做出什么失去理智的事情而使自己在村子里受人排斥而焦虑。离开巴黎时，他没跟提奥在钱的问题上做明确的安排，因而他对自己会收到多少钱的问题也感到不安。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提奥的孩子病了。

温森特担心小孩子的病情，他乘火车到了巴黎，他的突然出现，使得提奥家的混乱有增无减。提奥面色苍白、憔悴。温森特极力安慰他。

提奥这一段时期的境况不好。他公司的老板曾威胁他辞职，因为提奥为了印象派而忽略了正常的营业，在过去一年中一直是赔钱的。他老板之所以敢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梵高家的股权已经全部卖掉了。

在提奥的小孩病情稍见好转的时候，温森特回到了奥维尔。

温森特开始忧虑不安。如果提奥出失了业，他们的日子都没法过，何况提奥的健康状况又不佳。

他没有钱买酒，也没有钱买颜料和画布。在这样困难时期，他是不能向提奥要任何东西的。他非常担心自己在七月发病期间可能会做疯狂的事情，做出让可怜的提奥增添忧虑和负担的事情。

他尝试作画，但是没有用，因为他再也没有激情。很快就到了7月中旬，尽管提奥还在为公司的事情烦恼，为孩子的看病帐单发急，他还是设法挤出50法郎寄给他哥哥。温森特把这些钱交给拉伍，这可以使他差不多能维持到7月底。这以后怎么办呢？他不能指望再从提奥那儿得到钱了。

他常常想，如果他的头脑在发病时被毁坏，变成一个不可救药的流着口水的白痴。那里提奥怎么办呢？现在他自己还是一个精神健全而有理智的人，因而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置自己的生命。

伽赛大夫也说过，癫痫病人在经历数次急性发作之后，会完全失去理智。

他不想再次被关进精神病院，但是他又不能避免疾病的发作，他不想被疾病控制，他怎么办呢？

他弄来一只左轮手枪。他想好了，他要自己掌握

命运，要在疾病发作之前就远离它。

第二天，他拿上画架和画布，沿那长长的通往车站的路走着，经过天主教堂爬到山上，在墓园对面黄色的麦田里坐下来。

大约在中午，火热的太阳晒到他头顶时，天空突然出现了一大片黑鸟。它们充满空中，遮暗了太阳，用厚厚的黑幕把温森特盖住，把他埋在拍打着的翅膀聚积而成的一团不透气的黑色浓云中。

温森特继续画下去，他画了黄色麦田上的鸟群。他不知道自己画了多久，当他意识到没有必要再添加一块颜色的时候，他就背起画架回到拉伍饭馆，他给他的油画取名《麦田上的乌鸦》。

次日下午他又出去了。他走在烈日灼烤的麦地里，感到一切都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他要去告别。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他要向它告别，向那些曾经帮助他，对他的一生给以影响的朋友们告别；他要向乌苏拉告别，她对他的轻视使他脱离了那种因袭传统的生活，成了遭人遗弃的流浪汉；他要向曼斯·德科斯塔告别，他使他相信他最终一定能表现出他内心的一切，而且那就是他一生成就的证明；他要向凯·沃斯告别，她的拒绝已经深深地蚀刻在他的心灵上；他要向丹尼斯太太、雅克·维尼和亨利·德克鲁克告别，他们促使他爱上了人世间那些横遭蔑视的人们；他要向皮森

特牧师告别，他的仁慈竟使他能容忍温森特难看的衣着和粗野的举止；他要向他的母亲和父亲告别，他们曾经那样的疼爱他；他要向克里斯汀告别，她是命运认为应当赐与他的唯一妻子；他要向毛威告别，他曾经在短短的几个令人愉快的星期里做过他的老师；他要向韦森布鲁赫和德·鲍克告别，他们是他最初的画家朋友；他要向他的叔叔温森特、约翰、科尼利厄斯·马里纳斯，以及斯特里克告别，他们曾经称他是梵高家族的败家子；他要向玛高特告别，她是唯一爱过他并且为了他们的爱情而企图自杀的女人；要向巴黎的所有的画家朋友们告别——向劳特累克，他又重新被关进精神病院，并且死期将临；向乔治·修拉，他由于劳累过度而在31岁夭折了；向保尔·高更，一个流落在布列塔尼的乞丐；向罗稣，正在巴士底附近的破屋子里变得衰弱而憔悴；向塞尚，埃克斯一座高山顶上的痛苦的隐士。他要向佩雷·唐古伊和罗林告别，他们让他看到了人世上那些纯朴的人的智慧；他要向拉舍尔和雷伊大夫告别，在他失去右耳时，在他最需要仁慈的时候给予了他仁慈；他要向奥里埃和伽赛大夫告别，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两个认为他是个伟大艺术家的人。最后，他还要向他的好弟弟提奥，这个曾经为他经受了长久的痛苦，然而却一如既往地爱着他，在迄今有过的兄弟中最好、最亲爱的弟弟告别。

他确实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他是那样的热爱生命，但是正因为他太热爱自己的生命了，所以 he 不想让他生命因为饥饿、疾病而变得毫无意义，他要在这些有损他生命的事物来临之前自己了结一切。

他仰起头，一轮赤黄的火球正在天空旋转，放射出无数炫目的光，照在他眸子中，幻变成那些数不清的金黄灿烂的向日葵……

他把左轮手枪压在自己的腹部，扣动板机。

他倒了下去，把脸埋在田野上散发着刺鼻气息的肥沃泥土之中。

……

4 个小时后，他摇摇晃晃地穿过昏暗的广场，回到拉伍饭馆。

伽赛医生赶来了，他检查了伤口，然后一直陪伴着他。

提奥第二天赶到，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大夫不敢动手术取子弹，因为温森特的身体太弱了，他本来就不可能从田里继续站起来的。

提奥守在温森特床边，拉着他的手。仿佛又回到了布拉邦特的童年时代。

那个时候，在莱斯维克的那个可爱的老磨坊，在厨房后面的小花园里，在溪边，在秋收的麦田里……提奥当初就像这样拉着哥哥的手。

奥维尔夜晚的那种深沉的宁静降临到这个房间。早晨一点钟刚过，温森特突然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了墙上的日历：

1890年7月29日。

他对身旁的弟弟说：“我要去了，提奥。”

他从此闭上眼睛，再也没有醒来。

一天以后，一辆黑色的柩车顺着洒满阳光的道路，缓缓爬上山顶，穿过那片黄色的麦田，停在那块可以俯瞰碧绿的瓦兹河的草地上……

若干年后，那块地方被人种满了向日葵。

若干年后，他的画被珍藏在阿姆斯特丹、海牙、巴黎、德累斯顿、慕尼黑、柏林、莫斯科和纽约的博物馆里。

他的画没有一幅被人出售——并不是因为在他生前这些画不值一文，而是由于这些画太珍贵了，是众所周知的无价之宝。

若干年后，只要人们一提到他的名字，眼中就会有一种光芒闪现，并不是因为他的《向日葵》售价高到几乎接近天文数字，而是因为这个名字太神圣了——  
- 温森特·梵高！